

現代婦女

第八卷 第二期

本期要目

認識新環境

孟君

我的控訴

倪楚君

聯合國大會雜題

梁純夫

怎樣做一個家庭主婦

陳玉俊

我為什麼不做官

羅斯福夫人

兩顆值得歌頌的心

——「海尼」記自盡以後——

安娥

黑水岩

彭慧



勝利後

李井作

現代婦女出版社發行

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認識新環境

孟君

總編運的中國婦女解放運動今天走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反對封建的「五四」運動，提倡新文化，反對舊禮教，這時期的中國婦女運動是反對偏面貞操，三從四德，剛用國家應要求；求學就業戀愛婚姻各種自由。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時代，中國婦女覺悟到中國政治運動不能成功，祇靠思想文化的運動是得不到解放的。所以那時的婦女就英勇的參加了人民大衆的政治革命的鬥爭。抗戰起來後，擊退法西斯侵略，婦女和男子肩並肩的爲保衛民族的獨立英勇鬥爭，這是因爲民族如果滅亡，就決無婦女的生活。

自從抗戰勝利結束，中國婦女運動新上她的第四個時代。這個時代的中心任務是和全世界全中國人民站在一起爭取世界民主和中國民主的成功。古老專制的中國，是壓迫婦女的，法西斯德意日，是摧殘婦女的；換言之，沒有民主就沒有婦女的自由。可是民主民主不是呼之即來的，反民主的力量是何等的強大啊！因此婦女解放的道路還非常艱苦！

我們閉起眼睛看看今天這個怎樣的世界？是個怎樣的中國？大家都以爲在世界上英美蘇民主國家戰勝了軸心，中國戰勝了日本，光明已經來了，却誰曉得現在我們頭上的正是一片陰暗的黑暗。有人拼命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戰，有人準備拿原子彈來消滅敵對的力量，有人把已經死了的法西斯餘孽又趕快植起再起，有人把軍閥匪幫在別人境內助長人家的內戰，有人要奪他的優勢的經濟力量吞食全世界。這些這些，牠們正在阻擋着這個世界中的民主。

在中國勝利後我們又看到了另一種意味的徵兵，徵糧，犧牲主義，憑藉外力，助長內戰，經濟瀕於破產，政治到處橫行，人民都在內戰大災

與窮困重重災難下呻吟的呻吟！團結協商都是假話，戰場上美式裝備日得十分嚴重！中國與世界反民主的力量配合交流。短期內形勢開朗的可能性很少！

中國的民主革命就在這樣錯綜複雜，困苦重重的環境中變得更艱難，迂迴，和長期。雖然歷史的法則，人力究不能扭轉，中國和世界的民主革命一定成功。但世界民主是全人類的一個長久的運動，中國的民主也是中國人民長期的負擔。從今天到明天，還需要我們忍辱負重，堅持不懈！

兩條路難易，忍辱負重難。最近我們從報紙上看到了青年因於國事前而精神發生，悲憤自殺的消息；我們也從姊妹的談話中聽到：「我們現在沒有別的辦法，只有回到家庭去，避避風雨」；或是「我今後打算好好作個職業婦女，不談國事，免惹是非」；有些則因常常苦於無暇讀書而極想讀此機會補充知識；有些平常態度比較積極，她們表示政治工作太空洞，今後要改改作風，多作具體事業。

以上種種是環境困難，必然要發生的現象。由於小時個人環境，社會和人生態度之不同而有各種不同的反映。悲觀自殺，是個人逃避現實最簡單的辦法，也是最快捷懦弱的行爲。回到家庭去，如姑嫂之相繼歸時，即使是小家庭也很少有和諧溫暖的。所謂「避風雨」，如設法在外面是狂風暴雨的話，那麼在家庭就是潮濕陰暗，決不愉快快的過生活。「好好作個職業婦女」吧，多少年來，踏上了職業崗位的姊妹們何嘗不是安分守己，兢兢業業，希望能守住崗位，可是抗戰開始，災難的就很多是女職員，經營重工業，而缺的也仍然以女的多。你小心翼翼地，人家却處處挑眼。一問戶口書！這原是勞動窮苦環境本身好的辦法，可是你如住在都市

個，在封鎖政策下，就不一定得到你願意看的書。「作點具體事業」，這當然最好的辦法，精神既有寄托，對社會又有貢獻，可是作什麼？怎麼作？問題也並不簡單。這樣說我也許有斷絕大家的氣，似乎面面不顧。是的，如果大家不認識環境，不審於把握方向的話，可能是到處碰壁，走回頭路；相反，如果不把個人問題與社會問題孤立起來，而能認識形勢，配合環境，在全體的行動中決定個人的計劃，分工合作，那仍將會有路可走。大家也許散佈到各地，但無論是在家庭，在機關，在事業，都會發揮民

主的作用。工作的園地不是縮小，而是擴大。盤根錯節必會，逐漸滋長繁榮。

比現在還要艱苦的環境是要來的，新的環境對我們提出新要求，既不容悲觀失望，也不應積極直衝，一切的相害都是在於快而不顧現實面遭受的。冷靜的考慮問題，把握轉變的方向，以新的工作姿態，重新踏的工作道路，越困難，越要沉着，堅苦卓絕，不屈不撓，踏穩腳步，滿臉艱難的今天，創造幸福的明天！世界的民主，婦女的解放終究是成功的！

評 雲南禁舞說得滑稽 福州娼禁開得希奇

不久以前，當雲南省參議會第二屆大會開幕的時候，昆明五家大舞劇會延請律師向該會及有關機關要求准開舞禁，經省參議會於第十二次會議中提出討論後，即以新文一稿駁覆各舞劇，意在說明跳舞必須禁止的理由，並規勸舞廳老板能改善實業，「以求百世之光榮」。

希奇的是文章寫得如此尖刻，竟說跳舞是「無度荒淫，若非嚴手禁止，則其流毒，留洪水猛獸所能比擬耶」。又說「歌舞之文化，本為我國所固有，然我國之舞蹈，係舉行於廟堂，故其氣象也雅而靜，其感感也幽而敬，非若今日跳舞之男女擁擠，離離假份，演藝醜態，嘲態，醜態，惡態」。「或謂此種風俗，原自歐美傳來，何以歐美文明國家，跳舞舞為普通社交中之正當娛樂，而我反視為淫惡之媒乎，不知中外之文化不同，習俗風俗不同，故其禮教亦自不同，正如彼用刀叉而食，我用匙箸而餐各行其是，不能相強」。這文章使人看了實在感覺又酸又辣，啼笑皆非。

我們倒不是反對禁止紙醉金迷通宵達旦地跳舞場，但是如果因此就把跳舞行為形容得像上述那樣淫邪，則未免太過甚其詞。至於說以語言文化不同和吃飯用刀叉與用匙箸之相異來作為中國人不應學歐美式跳舞的理由，也實在太過牽強。

不是最近上海當局為了「救濟難民」還曾舉行過通宵跳舞會，和選舉舞團皇后麼？那麼難道為了「救濟難民」，就可以提倡這種「淫惡」的事了嗎？

另外，還有一樁令人氣憤的事，那就是福州市府為了想增列六億元建設樂捐的預算，將不惜解嚴娼禁了。

假如說跳舞是「淫惡」不堪的事而必須禁止，那麼公娼制度何以提議？政府的預算不能平衡，就該找住友人頭上想辦法嗎？猶如一個當家的人，能因是家庭經濟拮据，就忍心叫他的親戚出去賣淫嗎？如果忍心的話，像這樣的家庭能不墮落到不可收拾？而且娼禁能作寬闊，娼禁嚴禁又怎能不怕任意解除？

據聞福州婦女界正以最大的努力在抗議此事，她們預備向省當局請願，如不達目的，還打算到南京來請願，我們——全國的婦女界都該為福州婦女界後援，堅決反對這種飲鳩止渴的辦法！（周）

我的控訴

沈從文



×××：告訴您一件出於意外的消息，就是我更新又來做學生了。自然這會使您奇怪，曾經過了十年優裕生活的官太太，有了六個孩子的母親，重新入學校做了大學四年級的學生，但這在我是平凡的，是我環境自然發展的结果，我將詳細地告訴您：

記得從前我最初讀醫大的用意，是因為感到產士服務範圍的狹窄，滿擬在醫大畢業後，得以醫師的資格，來貢獻出自身微薄的力量，那時我這不過祇是世故很淺廿二歲的姑娘，對於多艱而艱難的人生旅途，可說是毫無經驗，她以為祇要自己能克苦，奮鬥，不怕艱難去爭取的話，那末自己前途的理想，似乎毫無問題可以達到，誰知事實恰巧相反，就在我結婚後的第二年春天，問題來了，因為我的丈夫接受了出使外國的命令，而且很快就要首途，當時使我非常榜徨和猶豫，像這新鮮的家庭自然不捨放棄，何況到外國去也許可以找到學習的機會，但想到我的學業，我已繼續到四年半的醫科，我如何捨得放棄他呢？經過了幾天內心交戰的結果，我終於被溫暖的家庭帶到了遠處的土耳其國，這自然是我生活中重大的關鍵，將來究竟是好是壞，至今不能作肯定的斷語。

這十年中間我們確是從某一種生活轉到另一種生活，這種落後的，腐化的，複雜的，虛偽的官太太生活，決不是一個純潔的青年學生所想像得到的，所以最初我感到陌生，長和和驚奇，像我這樣倔強個性，對於這樣環境的不能適合，您是可想而知的。

不久薩滿橋的民族戰爭發生了，我記得當我在甘肅省做主席太太的時候，為慰勞前方抗日將士，我們大大小小的官太太們總無不狂地為他們籌款，縫衣，捐靴襪，但結果引起了人們的批評說：『身為主席太太，穿布

衣，滿布鞋，出門不坐汽車，走路不帶跟班，顯乎一定有毛病，思想不往。』

我們以官兒眷屬的資格，追隨着政府轉移新陣地，一直到了重慶，同時抗日戰爭也漸漸走上艱苦的階段，在那時稍有民族意識的人，都熱心愛國的組織做些救亡工作，我國有說過『帽子』的經驗，特地選擇了兒童福利工作，滿擬可以平安無事，可是因為我對工作不敢疏忽，以及和一般工作朋友的接近，竟又引起了一些人們的猜疑，和閒言閒語，連市長太太穿藍布袍子，擠公共汽車都為他們攻擊的藉口，甚至進一步的威脅和利誘。

我覺得中國太可憐了，像我這樣平凡的，無能的，在社會上不能起多大作用的人，他們都這樣重視，這樣大驚小怪，我祇有替我們國家前途悲哀！

勝利的鞭炮震響了全國，我們的國家也被捧上了五強之一的民主國家（！）的寶座，於是舉國紛亂的情形下都忙於復員了。

我們依舊拖大帶小把整個的家搬到上海，想在這民主國家的新文化的首善之區參加一些建國工作，工業無疑是站在重要地位，恰好湘西有個曾經開採了廿餘年的煤礦需要擴展，於是我被朋友們鼓勵着，就在本年六月下旬最酷熱的當兒，冒著盛暑到湘那去了一趟，還以為這是極最輕便，而且於人於己都有益處的事情，誰知陰影終於跟隨着我，等我經過了一個多月的辛苦，回到了上海，才知道又有許多謠言，說什麼：此去是替××團體籌款。而且說得那樣千真萬確，好像親眼看見似的，可惜的全不是事實，他們的勞力竟白費了，這一點我至今仍耿耿於心，我沒有讓我的行

對符合他們的要求。但是他們卻不滿意。他們要求了杜魯果，他們使我今後工作落入了這個難得的窘境。

但是我是一個人，我是一個已經覺悟了的人，清醒了的人，你要她重新再進入昏迷，這是不可能的。我要開闢我的前途，我要選定我未來的生活，這是我堅定不移的意念。家庭祇是婦女生活中的一部，作為一個現代的人是應該把她的生活擴大到社會的領域，如果自己都離不開「家」裏那狹窄的圈子，其他一切都不談了。

於是經過了長時期的考慮：「繼續我十年前未完的學業——「醫科」——准許繼續入學，這在我生活中又是一個新的開始。

在作為了六個孩子的母親，經過了這長期摧殘，折磨，同時生活多種方式下的家庭婦女再來重新學習，自然不免感到恐懼和徬徨，譬如一方面恐怕跟不上功課，同時又害怕控制不了複雜的情緒，但是到今天我已忘了將近五個禮拜的舊了，想不到會那樣感到興奮，緊張的功課使我忘去了一切煩惱，一切家庭瑣碎，心裏反感到非常單純，雖然記憶力不如從前，但是若干年來的世故，倒增加了我的理解力，學業本身的興趣，和未來理想的憧憬鼓舞着我，使我對於課程的接受反較從前來得容易，我每天規律地早晨六時起床，為了節省時間連連七時半就得從家裏動身，中午不及回家，就在學校附近的小飯館裏，或校內的人廚房吃頓簡單午餐，總要在傍晚六時以後纔能從學校回到家，每晚將當天的筆記抄好，雖然顯得終日忙碌，但精神上覺得年青許多，痛快而毫不疲乏。

我國任何事都是那樣落後，尤其醫學，落後得還在香灰，求仙方，西醫竟成了有錢階級的享受品，貧苦人們似乎休想問津。我們學校裏男女生的比率較往常多了一些（約百分之四）但要把整個國家人口來作比率，那簡直是幾乎其微，我希望我姊妹們能多多學習，使醫學大衆化，牠不僅應分佈在每一都市，而且應深入農村，使大多數的同胞能得健康的保障與衛生的智識。

親愛的X姐！請你相信我，我一定可以堅持下去的，如果你不厭麻煩的話，我將繼續地報告我的生活情形。

親切的握手！

X X上

短評

重慶抗屬列隊 向克夫人請願

最近英國援華會主席克利浦斯夫人的光臨中國，大大地震動了中國的官場，也大大地震動了中國的人民。中國官場以十二分隆重的款待，來接待這位嘉賓；而中國的人民呢，則寄予極大的期望，他們期望着這位嘉賓能真實地瞭解一些他們的境況，然後切實地幫助他們解決一些困難問題。

雖然，從克利浦斯夫人的談話裏，我們知道她也有點不願意辜負中國人民的期望，但是，客觀環境又那會讓她真能「多看看中國的實際情況」和「多接觸各階層的平民談話」呢？報載克夫人抵重慶時曾發生一樁將士遺族們列隊請願未遂的事，是頗值得注意的。

據說有三十多個個體在「重慶小龍坎建築工廠」工作的將士遺族，自該廠工廠停工後，即流離失所，生活無着，主其事者對其善後未能妥為籌謀，經多方呼籲，迄無結果。她們聽說克夫人來了，便打算請她救濟，那天正當重慶市參議會等十三個領款安克夫人，她們便列隊往勝利大廈門前恭候這位嘉賓，但這事急壞了重慶市政當局，經警察再三驅逐無效，後由民政局長、社會局長等親自調停，允予派員救濟，並派專車把她們送回小龍坎。於是，一場風波，才告平息。

這不能不說是一樁非常不幸的事，作為中國婦女的一份子，尤其覺得痛心！

但是，我們回頭來看看那些在難的美軍眷屬呢，她們受到中國政府極盛的禮遇，住的是大洋房，吃的是上等佳餚，又令人怎能不為中國的將士遺族可憐呢！（芥）



聯合國大會的難題

梁純夫

一、難題重復出現

在一九四五年六月新金山的聯合國製憲會議中，否決權問題，託管地問題，阿根廷問題，區域安全組織等引起激烈爭辯。今天聯合國在紐約舉行第二次大會，這些難題又重復出現了，只是西班牙問題代替了阿根廷問題，外國駐軍問題代替了區域安全問題。

這些問題所以重復在聯合國機構出現，因為它們是世界和平的基本問題。聯合國機構的目的是維持世界和平與安全。每當世界和平臨到嚴重考驗的關頭，它們便自然出現。當新金山會議時，反法西斯戰爭已臨近結束。聯合國家面對着建立世界持久和平的迫切任務，因此對於有關戰後和平的基本問題便提出來加以檢討和清算，以求獲得各國間的協調。

現在戰爭已經結束一年多，但是由於某些國家的統治階層漠視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所加於世界的改變，一心想恢復戰前的帝國主義時代的狀態，在國家與國家之間，以及在國內統治階層與廣大人民之間，造成尖銳的對立，不惜把世界引向第三次世界大戰。目前這些舊問題在聯合國大會中以新裝出現，就證明世界和平又臨到一次嚴重的考驗了。而看它們在國際機構中將被怎樣處理，也就可以判明各國對於維持世界和平是否有誠意。

二、否決權問題

否決權是國際合作的一個基本原則，它保證着一個國家集團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另一國家集團。聯合國不是一個主權機構，不是一個世界政府。在聯合國機構中，一切國家都保有獨立的主權和平等的地位。因此有關世界和平問題的處理，就不能採取少數服從多數的表決方式，而應採取協調一致的態度。否決權就是保證這種一致協議的最後獲得，而防止單方面強迫執行所造成的不可彌補的裂痕。

目前聯合國機構中的否決權只屬於安全理事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美、英、蘇、法、中五強），因此會引起小國的激烈反對，認為親視小國的主權。其實，這是一面現實的問題。在目前的世界中，由於各國利益的不

一致性，小國并不能單獨保證自己的利益，它必須把它的利益置於全世界的利益中，才能獲得真正的保證。在這種情形之下，強國的合作是有助於小國權利的保證的。因為當世界趨於協調時，小國和大國的利益便將同樣獲得適當的保證。但是如果強國趨於分裂，趨於衝突，那麼每一小國便必須附屬於某一強國集團，才能使自己的利益獲得某種保證。而在附屬的過程中，它的利權實際上已無不由自主，而變為某一強國的附庸了。因此，小國如果要維護它們的權利，就必須促成強國合作，而不是希望它們的分裂。顯然，安全理事會中的否決權之爭，實際上并不是大國與小國之間的問題，而是兩個體系或兩個集團之間的問題。英美集團在安全理事會的十一席中擁有九席，而蘇聯可能擁有把握的只有二席。如果蘇聯沒有否決權，一切問題的處理便須聽命於英美的意志。而由於英美與蘇聯所代表的兩個體系利益的不一致性，這種片面的決定必然加深兩個體系之間的裂痕，而把世界驅向第三次世界大戰的。

三、西班牙問題

在舊金山會議期間，羅斯福剛剛逝世，戰爭還在進行，美國也沒有完成原子彈的發明，英美這時候還沒有勇氣放棄羅斯福的對蘇合作路線，否決權因此得以在大會通過而錄入憲章。但是戰後一年來，隨着原子彈秘密在握，隨着金元外交的展開，隨着世界基礎的密佈，美國便領導着英國向蘇聯採取「強硬」外交，決心放棄羅斯福的對蘇合作路線，因而在這次聯合國大會中，英美領袖公然強迫和支持一些中小國（古巴和澳洲）提出了限制或取消否決權的建議。

英美集團反對否決權最響亮的理由，是說蘇聯在安全理事會處理西班牙問題時曾「濫用」否決權。因此這次反對否決權運動是公然以對付蘇聯為目標，他們不再拿小國權利來作彈幕了。

的確，在今年六月的安全理事會中，蘇聯代表曾對西班牙小組委員會的建議使用了連續三次的否決權。因為在四月間的安全理事會中，波蘭代表曾建議聯合各國與西班牙弗朗哥法西斯政府斷絕外交關係。這建議受到

蘇聯的支持，而英美則使用種種手段，主張組織一個小組委員會對西班牙情形進行調查。但是這個小組委員會在英美操縱之下，雖然調查的結果弗朗哥在西班牙政權威脅世界和平，而蘇聯則以拖延辦法了之。它所建議的三點，第一是安全理事會於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英、美、法三國所發表關於調查弗朗哥之宣言（沒有蘇聯參加）；第二點是安全理事會將西班牙問題移交聯合國大會處理（英美集團在會中佔絕對優勢，而蘇聯沒有否決權）；第三點是由聯合國經濟部長採取適當步驟，將各項提案傳達給全體會員國和其他有關各國（波蘭的建議被蘇聯擱置）。蘇聯因為堅持安全理事會對西班牙問題應立即採取直接行動，因此把這三點建議連續否決了。這便是英美與蘇聯關於西班牙問題在安全理事會爭辯的經過。

消滅法西斯主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目的。當德日兩個法西斯帝國國家被擊潰之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向任務是繼續反法西斯戰爭未竟的工作，請除各種形式的法西斯殘餘勢力，剷除各種潛伏的戰爭因素。可是英美藉口不干涉西班牙內政，多方維護西班牙弗朗哥的法西斯政權。顯然的，英美是藉聯合國機構來作對蘇聯的掩護的，因為它們一面不主張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干涉西班牙內政，一面却自己在暗處干涉希臘和中國的內政。而這兩方面的政策，同是以準備反蘇戰爭為目的。它們維護西班牙的法西斯政權，也正和它們在巴黎和會中不贊成把盧溝橋西分子的條款錄入義大利和約中，以及貝爾納斯鼓動德國復興，麥克阿瑟援助日本反動政權，是包含在同一個計劃內的。

四、託治地問題

殖民地制度一直是國際戰爭的原因。蘇聯在戰爭期間曾再三警告帝國主義不要以為美國參加作戰是為大英帝國恢復戰前的殖民地。可是戰爭結束之後，美國却首先在世界各處搶奪起殖民地來了。它佔據了前屬日本的許多島嶼不肯放手，更進一步要把一些獨立國家如中國和冰島等變成它的殖民地或戰略基地。

在舊金山會議時，國際託管方案是由美國首先提出的，這方案把託管地分為戰略區域與非戰略區域兩種，戰略區域由受託管國家設防，不許外人過問；非戰略區域（即經濟區域）一律門戶開放，不得有經濟歧視。這方案實際上是替美國新取得的殖民地作掩護，因為美國從日本手中奪來的許多島嶼，都可以說是屬於戰略區域，而將山美國單獨受託管的。

美國的方案并不在於解決殖民地問題，在舊金山會議的爭論中便暴露出來了。因為當蘇聯提出以「獨立」為國際託管的最後目標時，英美都同

樣堅決地表示反對。

至於所謂經濟區域，美國的原意是藉此打開英法殖民地的門戶，分潤市場利益。後來由於三十七萬五千萬美元的對英借款，這些殖民地已經單獨向美國開放了。美國對於託管方案這一條款，也就不再關心。

因此，國際託管制雖已列入憲章，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國家肯把土地交出來。在今年一月的聯合國第一屆大會中，英國曾表示慷慨地把非洲的坦甘尼加、喀麥隆和吐哥蘭三處不毛之地交出託管，可是就這幾片地方，它也要聲明保持原有的行政權，在這次大會中，英國還是舊調重彈。美國也堅持單獨保管太平洋各島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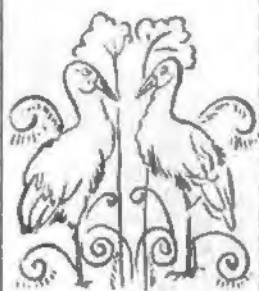
從這些事實看來，我們很希望託管地問題在這大會有什麼令人滿意的解決。

五、外國駐軍問題

除了殖民地之外，一個獨立國家是不容許有外國軍隊長駐的。但是英美雖然向世界宣佈非印度和菲律賓獨立，它們的軍隊却長期留駐不返。無疑地，這種「獨立」的招牌，也正和美國的託管方案一樣，不過是英美欺騙殖民地人民的一種花樣，使他們更易就範，而別的國家也沒有反對的藉口。

英美不單沒有解放殖民地人民的誠意，並且在戰爭結束之後還把軍隊長期留駐在所謂「友好」的獨立國家，使它們實際上成為自己的殖民地。最顯著的例子是希臘和中國。英國駐兵希臘，美國駐兵中國，說是受這兩國政府的邀請。但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政府如果為人民所擁護，為什麼要邀請外國軍隊來駐防呢？因此外國軍隊駐防這一事實本身，就包含着壓迫人民的目的。殖民地有外國軍隊留駐，因為總督是外國人，與人民站於反對的地位，需要外國軍隊來保護。現在一個獨立國家的政府也邀請外國軍隊來駐防，不是把自己當成外國總督，而把國家變為殖民地嗎？

殖民地與戰爭是分不開的。英美把軍隊長期留駐希臘和中國，不僅要獨佔這些地方的市場，而且還要使這些國家變成反蘇戰爭的基地。這就是為什麼蘇聯要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和大會調查英美在「友好」外國駐軍數目和基地分佈情形。英美如果有誠意維持世界和平，準備繼續對蘇合作，是應該接受這一建議的。可是蘇聯的建議在安全理事會被英美否決了，現在這議案雖然得以列入大會的議程，英美却又主張各國應把國內與國外的軍隊一併公佈。這顯然是一種拖延政策，因為事實上做起來是很困難的。



婦女生活常識講話 怎樣做一個家庭主婦

陳玉俊

年青的，正陶醉在戀愛美景裏的小姐們，往往憧憬着一幅美滿家庭的遠景。夢幻一般，工作細描這美滿的一切：丈夫將似神話裏的王子那麼多情，專一，永遠愛戀着自己，孩子像小天使一般活潑可愛，家庭是安樂窩，自己將是一位快樂，幸福的女主人。可是，一旦腳踏實地，正位家庭主婦，才慢慢地感受到事情並不如想像的那麼簡單，這小小的天地，正藏着大大的糾紛。家事，擾亂得你精疲力盡，人事，刺激得你憂傷，悲觀，從此消失了你底青春美麗，將由於抱怨，咒罵，厭倦，麻木而萎和，遺憾地懷着天才，走進坟墓。讓下一代再來搬演這演不完的悲劇。也有少數受不了現實的打擊，趁在家庭門外，不敢進去的，可是「勤儉淑女」，免不了「君子好逑」，誰不願「宜室宜家」一番呢？所以咒罵家庭的雖有那麼多，而獨身漢究竟還是那麼少。況且，誰又不是在一面咒罵，一面留戀的矛盾裏生活下去？你會見幾個人勇敢地一脚踢開家庭？你大概不會覺得每個人都起來家庭革命，你工作完了還得往家裏跑，你買了吃的，用的，總是往家裏搬，你在朋友面前訴了一番苦，心裏仍惦记着孩

子，丈夫該是回來吃飯的時候，你偶而和丈夫盤扯，離開了幾天家，又會眼巴巴地盼望着丈夫來接你回去，這些，正好說明你不能沒有一個家，至少在目前。在這裏面也藏着一個謎，供給「婦女與家庭」的論爭者以許多資料。

這裏，我首先把自己童年家庭主婦的生活過程，來自我批判，讓小姐們明白「我怎樣在錯誤裏得到教訓」。我十九歲剛出中學校門，就擔任了家庭主婦，受着時代的洗禮——當時正是大革命的前夜，當然不滿意母親一代的舊家庭——封建，自私，凌亂，腐敗，一心想由我建造起一個新家庭來，於是把書本上所得的所謂新思想，新知識，一窩腦兒搬到家庭裏去，這就難怪碰上了「一五一十」的大釘子。第一、人事方面應付不了，套一句濫調，新舊思想衝突，這麼一來，就什麼事情也應到棘手。第二、家事孩子與讀書，職業，不能兼顧，這苦難使我捱了很長一個時期，終於在我丈夫「家庭主婦與讀書，職業不能兼顧在一起」的結論下，低下了頭。第三、家庭裏對得了，不但沒有改造別人，自己反而受了別人的影響，發揮家庭婦女特有的小心眼兒。夫婦間長時期共同生活，使雙方短處漸漸暴露出來，這小心眼兒就往往做爭吵的導火線。這樣，照例由失望而咒罵，終日過着不愉快的生活，却巧某一個機會去蘇聯住了三個月，看到他們把所有力量都集中為整個社會打算，而家庭，因為各人有工

不久以前，有一位小姐這樣地問我：「你說，一個女子還是結婚好，不結婚好？」我知道她正被「愛情的風風雨雨」上，就反問她：「你的意思是想戀愛了要不要結婚麼？」「在一般的傳統觀念之下，既戀愛，當然要結婚。」她說，接着又嘆息似地：「可是，結婚，家庭，孩子，在目前的環境裏……」她已經看得這麼清楚，我不能為她解決這個難題是必然的。「年青人，戀愛的過程，不妨長一點，結婚，遲點再說吧。」這回答，顯然不能使她滿意。最近知道她喜訊將近，這不能否認，小姐們需要一位家庭主婦，是那樣的自然，迫切，勇敢！然而，憑自己過去的經驗和榮遇在耳際的主婦們底怨聲，着實將這班勇敢的小姐們擔憂，家庭主婦，實在不是一種簡單的職務呢！因此，我才寫「怎樣做家庭主婦」這篇東西，獻給未來的主婦們做一個參考。

這裏，我首先把自己童年家庭主婦的生活過程，來自我批判，讓小姐們明白「我怎樣在錯誤裏得到教訓」。我十九歲剛出中學校門，就擔任了家庭主婦，受着時代的洗禮——當時正是大革命的前夜，當然不滿意母親一代的舊家庭——封建，自私，凌亂，腐敗，一心想由我建造起一個新家庭來，於是把書本上所得的所謂新思想，新知識，一窩腦兒搬到家庭裏去，這就難怪碰上了「一五一十」的大釘子。第一、人事方面應付不了，套一句濫調，新舊思想衝突，這麼一來，就什麼事情也應到棘手。第二、家事孩子與讀書，職業，不能兼顧，這苦難使我捱了很長一個時期，終於在我丈夫「家庭主婦與讀書，職業不能兼顧在一起」的結論下，低下了頭。第三、家庭裏對得了，不但沒有改造別人，自己反而受了別人的影響，發揮家庭婦女特有的小心眼兒。夫婦間長時期共同生活，使雙方短處漸漸暴露出來，這小心眼兒就往往做爭吵的導火線。這樣，照例由失望而咒罵，終日過着不愉快的生活，却巧某一個機會去蘇聯住了三個月，看到他們把所有力量都集中為整個社會打算，而家庭，因為各人有工

做，孩子有托兒所，吃飯有大食堂……種種便利已簡化到那裏平淡無奇，紛紛也減少到最低限度時，我才懂得家庭不能「遺世而獨立」，再不想自己的家庭會在沙漠裏生長起美麗的荊棘來，無疑地，我已被另一個社會制度所吸引。可笑的是當時生活尚富裕，象牙塔裏唱高調，與四週活生生的現實脫了節。八二三的聯歡敲醒了我，生活的煎熬一步步緊逼着我，而臨着從未經過的困難

衣食住行，教育，人事……終日惶惶，祇為打發這苦難的日子。從此我知道：當你無米為炊的時候，儘管談着有配給食糧的人們，而自己的肚子，依然空空如也；當你得不到人權保障的時候，儘管談着幸福的，有居住自由的人們，而自己的家庭，仍舊逃不了無理的騷擾。在此時此地，再不容你有一分幻想，橫擋在眼前的現實，你無法逃避，祇有鼓足勇氣，挺起身來，從容應付。近十年來，我才真正受到了教育。現在，我對家庭的觀點是：我們千萬別把家庭看作一份豐富的財產，所有一切希望都寄託在裏面。既已置身其間，許多不合理的事實，無法把它一脚踢開，祇有學習怎樣去改善——這不是妥協的表示，相反地，正是逐漸脫離舊的，壞的，蛻變過程的開始，然而，我又要嘮叨地重複着說：這工作是多麼繁重啊！未來的主婦們，請細細地斟酌以下的幾個問題，準備將來應付的方法吧！

(一) 怎樣週旋于翁姑妯娌，親戚朋友之間？

「三朝臨門下，親手作羹湯，欲識翁姑味，先請小姑嘗」，可以看出封建家所重，媳婦怎麼處

婦週旋地週旋於翁姑妯娌之間。至於「孔雀東南飛」，姑婦硬把子媳——焦仲卿與蘭之夫婦，逼得生離死別，更是人間慘事。在今日中國家庭依然被封建勢力籠罩之下，翁姑妯娌間糾紛，到處都有。我的一位同學，她和她先生是國語師生戀愛結婚的。作為老師的丈夫，年齡當然比她大得多。結婚開始是再簡單沒有的小家庭，可是丈夫的七十歲祖父和妻子差不多年齡的兩位姊妹，沒有理由拒絕他們同住一起。自從一夫一妻的小家庭成為五口之家起，這一家就不斷播送着鄰居們所樂於傳說的新聞。祖孫之間，一向思想不融洽，而老頭兒偏偏愛護孫媳婦。兄妹之間，倒是頂友愛，而姑嫂又生了意見。姑媳那麼複雜，家事那麼瑣碎，祖孫衝突，難為了孫媳婦，姑嫂爭執，難為了丈夫，就這麼，夫婦間終於嵌進了隔膜。等到祖父死去，姊妹出嫁，這次冰炭似的一對，可惜已燃不起已往的熱情。某一對青年夫婦，早解使他們已有了三個孩子，丈夫負担不起這付生活重担，妻子是死守「女大當嫁」的古訓，為終身之計而來的，他們的生活，不得不靠丈夫的母親和姊姊——沒有出嫁的老小姐——來維持不用。說，大體也操在母親和姊姊手裏，丈夫當然毫無開言，為難的就是這位妻子，婆婆責備她，懶，浪費，不服從，她抱怨家事繁重，工作比牛馬還要苦，丈夫不給她一個零用錢，自己和孩子的衣服都顧不週全，毫無自由，實是起來三人一窩蜂。大概，日子也就不容易對付，最近賭氣回到娘家去，婆婆派人把最小的吃奶的孩子送給她，母親經濟也困難，使她不能老是臥下去。丈夫又不像會來迎接她，正在榜徨歧途間，會來和我商量過。我勸她：「還是回家去。設法，盡量去了解你的婆婆，順從她，善解地投服她，同時，自己應該做些簡單的，可以幫助家庭經濟的生產工作，如代人縫衣，編結之類。」這話，使她露出失望的驚異，因為她希望我解答：「出走後的哪拉往哪去？」不料得到的僅僅是她鄰居老太太也會告訴她的那樣的答覆。未來的主婦們！假如自己也倒楣地碰上了這兩位的家庭環境呢？個人所得到的教訓是：千萬別小眼見，「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在家庭間要絕對禁止，我聽得某太太說：「我的小姐總是對我用玲瓏剔透的技巧，含羞尖酸刻薄的諷刺，我惟一應付的方法，就是裝做不懂，等她說够了，再和她去親切地解釋。這樣倒也相處得不安無事。」家事，本來就是瑣瑣屑屑，芝麻綠豆大，如果一方有意挑剔，一方針鋒相對，糾紛就鬧大了。

(二) 你發現了你丈夫的缺點以後，將怎麼應付？

這正是一個絕大的難題，未來的主婦們，必須鄭重考慮。你別以為你的經人，樣樣都合手理想，也許他正深深地隱藏着許多缺點，必要到共同生活，形影不離時才暴露出來。在現階段以男子為經濟中心的家庭裏，一向把丈夫看作不拘小節的大人物，對於思想，行動，性情，習慣……應無庸講的。假如不幸而遭到一位嗜酒，愛賭，貧而無信，性情暴戾的丈夫，你能忍受麼？將怎樣去應付呢？最普遍而最難解決的，莫如兩性之間，插入了第三者的問題了。某次，家庭婦女

我商量過。我勸她：「還是回家去。設法，盡量去了解你的婆婆，順從她，善解地投服她，同時，自己應該做些簡單的，可以幫助家庭經濟的生產工作，如代人縫衣，編結之類。」這話，使她露出失望的驚異，因為她希望我解答：「出走後的哪拉往哪去？」不料得到的僅僅是她鄰居老太太也會告訴她的那樣的答覆。未來的主婦們！假如自己也倒楣地碰上了這兩位的家庭環境呢？個人所得到的教訓是：千萬別小眼見，「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在家庭間要絕對禁止，我聽得某太太說：「我的小姐總是對我用玲瓏剔透的技巧，含羞尖酸刻薄的諷刺，我惟一應付的方法，就是裝做不懂，等她說够了，再和她去親切地解釋。這樣倒也相處得不安無事。」家事，本來就是瑣瑣屑屑，芝麻綠豆大，如果一方有意挑剔，一方針鋒相對，糾紛就鬧大了。

麼不做官

我爲什

羅斯福夫人著

施亞娟譯自

「展望」雜誌

人們常常奇怪，爲什麼我不在我們那一黨確
定官職後選入的人們中間活動，去獲得一個被選
員官員的競選機會。

在開始的時候，我很驚奇，爲什麼任何人
都一定會選官職或者我是該去當官的，後來
我知道了，因爲有些人感覺到，我的丈夫從政多
年，我一定從他那兒學到了不少，他們也知道，
我曾經一再強調，婦女應該履行公民的責任。

我曾經聽說，有人建議舉我爲州長或參議員
，甚至於副總統的候選人，而且有些特別有趣的
人們還寫信給我，提議說，我應該競選，充作美
國第一任的女總統。

事實上，我的確已經經歷了相當固定的政治
生活。我以爲，每一個公民只要他活着，還能夠
工作，他就應有爲公共問題工作的義務，她應該選
定最適當的工作。

所以，當我被派爲聯合國機構服務的時候，

我就接受了它，我的所以這樣做，不是因爲我一
月間要去倫敦，而是因爲也許我能够運用我生平
的經驗，在非常時期爲我的國家以及全世界的
人們出力，自然，我很清楚，我丈夫對於戰爭中
間產生出來的世界機構抱着多大的希望，但是，
我在這一方面的服務，並不僅僅是爲了我丈夫的
希望，倒還是因爲我自己常常覺得，假如有很多
婦女在這機構裏服務的話，那裏也許更可能促成
爲防止今後戰爭所必須有的瞭解。

不過，我在想到人們向我提議競選官職的時
候，我總覺得到現在爲止，沒有一個女人能建立
與保持爲推行一個計劃所必需的具有的支持。到目
前爲止，男人女人都還沒有聽從一個女人，接受
她指揮的習慣。如果我還年輕的話，這倒是一個
很好的考驗，此刻我們國會裏一些女議員，以去
領受這種考驗。

可是，我現在已是個老女人了，因爲我對做
官沒有經驗，因此我假定要競選某一項官職，我
就得從小職員做起。我覺得，年輕的男女，開頭
時候，應該從小做起，慢慢地做大事，以便在她
們工作的時候，逐漸養成處理政務的經驗。

在政治活動方面，我一向是個旁觀者，我常
希望在某些方面，能讓我有些貢獻，但是我所做
的往往是特別適合我的背景或經驗的。我的丈夫
，用人很高明，就按我做妻子的說，我想，他
我也能用別人一樣。當威先生(John Howe)是
當代最聰明的政治活動者，也是熱心的一位朋
友，他曾經訓練我，而且在一此他以為我做得好
的事情上便運用我，不過這些事情多半是跟我夫
失有關連的。

座談會，甲太太說：「他吩咐我回紐約下去料
理一些家務，哪知道，等我三天回來，已經和人
家結了婚。當時我一氣恨不得去尋死路，可是，
看看幾個孩子……就這麼忍氣吞聲活下去了。我
本來是一個大塊頭，現在瘦成付樣子，體重不
到八十磅，一身都是病。」乙太太說：「我以前
恨死我妹妹，本來接她來幫帶照料家務的，
竟狠心搶了我丈夫，現在，我才知道她也不好過，
丈夫又愛上別人了。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倒家
的是女人。」丙太太更是痛苦，未脫生嗟氣：「
唉！說出來也難爲情，我已經是七個孩子的母親
，在這五個孩子出世時，丈夫和一個舞女同居了
，我恨恨地和他離了婚，在律師面前做清了一切
手續，後來，自己因爲生活太艱困，丈夫也已跟
那個舞女同居，我們又重新做起人家來，接連又添
了兩個孩子，最近，丈夫又在外面胡作妄爲，我
真怕，倘若再像從前一樣，我有什麼名義好跟他
交涉呢？」由交涉，法律保障，引起了丁太太的
憤慨不平：「法律有什麼用？我告我丈夫重婚罪
，第一庭他和那女的都到場，他們說我『未經正
式結婚』，孩子是私生子，我氣得昏過過去，第
二庭我帶了人證物證去，他們不到，法院的判決
是：不起訴，我祇有再進監子，到現在半年了，
靜息都沒有，你還說什麼？」這一連串缺一般
的事實，誰也不能担保自己選得好，不會碰上，尤
其是上海之類的大都市裏。未來的主婦們，亦許
早在打算，將來如何防範她們的丈夫吧？我告訴
你們，許多提防防範好手的太太們，最後也還是
在他們丈夫面前場台的。戀愛，應該建築在誠信

當我在過去兩年時間裏，是否我對當時有什麼貢獻？我想他最後一定明白，雖然我獲得政治與政治作風的好壞，可是我完全沒有參與政治的企圖。

好多年以來，我總覺得，我可能成就的任何事情遠不如我丈夫所打算做的要緊，所以當我處理每一件事情的時候，一定先把它和我丈夫所選擇的目標來衡量一下，然後再決定這件事情。在方法上，我們的意見並不常常一致，而幸運的是，我們最後的目標往往是一致的，在那麼多年中間，在我的記憶中，他從來沒勸阻我不說什麼或不寫什麼。

雖然我們爭論得很激烈，對於當時有些事情，恰巧抱着相反的意見，可是他從來不動阻我說或不寫那些事情。

我的丈夫也許常常把我當作一個尺度，因為他知道，我的反應也就是一般人們的反應。

我的丈夫告訴我，任何人都不應該盲從別人的所謂先定下來的方針，因為環境是會改變一個人的行動和思想的，當他死後的一年，我覺得我們的目標，仍然沒有變，不過我知道，我對於當時的問題，說話與行動已完全無拘束，我覺得現在我說話的時候，不會有人以為我的思想，就是最重要地位的人的思想，我這樣說了以後，就會妨害他的工作。這使我感覺到，肩膀上去掉了一個沉重的負擔，今天有人要是不喜歡我的意見的話，他們可以罵我，但是反對別人的政策與計劃就沒有什麼妨害。

曾自由自己負責，這是一個自由。我現在感覺到，為了做官而犧牲這種自由是合算的。我相信，民主黨，至少民主黨的進步部分，推行着唯一妥善的方針，我確信，思想開明的民主黨黨員，他所贊成的，只是促成世界和平的國際政策。我以為我們黨的人如果提供最良好的政治方針，我願意為這些人工作。我覺得我們黨內的各種人員，如果能夠支持弱小的候選人去實踐方針，那末他的成就也能超過他自己的能力，我也隨時支持這般人。

不過我既不做官，我對我的黨，無所感激。我要貢獻什麼，就自由地貢獻。致於在我思想的表達上面，我也已老得不容再受約束了。

老實說，我必須承認，我不做官的理由之一，就是我不願意進行政治運動的紛繁工作，自然，這是一種自我的放棄，既然我勸告其他的婦女發展理智，而且要做男人一樣去學習政治手段，那麼假定我自己已放棄，不願意競選的話，我也應該是最後一個。

我覺得這種困難在作決定的時候，並不存在，我丈夫的死也並沒有轉移了從某些方面發來的攻擊，所以我並不以為當官會使我遇到我們某些不適宜事情，總括說，人民大眾對於政治上的事物，他們會形成一種公平而真實的估計的。

如果我要求競選的話，我相信，我一定能够抵得住各種攻擊，而遭遇到困難比別人少，但是我寧可幫助別的年青朋友，他們有事要前進，能在今後若干年中達到他們的目標，我的作為，也許還是很重要的，但是一定不會延續到很久。

同時，只要我的能力能適合於做某一件事情的話，我一定願意服務。

相爭執。如果互相防範，互相猜疑，那末，雙方不是根本沒有戀愛，就是戀愛已有了裂痕，那末將舉着燈籠吧！等到對方已移愛於人，但是與自己戀愛告終的時候，你又何必抓不死肯放手呢？防範，阻擋，都不是好辦法。最要緊的是：應當首先考慮到，萬一變故來臨，你怎麼去從容不迫地接受它，減少自己的痛苦，避免不必要的犧牲？

（編者按）：「怎樣做一個家庭主婦」一文，是很值得讀者特別介紹。本文作者是一位精明能幹的家庭主婦，而且是有二十餘年經驗的家庭主婦，在這篇文章裏，她首先提出了家務，孩子，讀書，職業如何兼顧的問題？又告訴我們在人事方面應付的一些方法。如「怎樣選派於姊妹妯娌，親戚朋友之間」？「你發現了你丈夫的缺點以後，將怎麼應付」？對於這些問題無論你已經是一個家庭主婦，或將來做一個家庭主婦，你都會感覺到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由於中國是一個半封建性質的社會，反映到家庭也就是半封建的家庭，所謂封建的家庭人員是甚多的，因循保守的，意識是落後的，應付這樣一個家庭，實在不是一種簡單的事情。本文作者所提出來的一些應付方法，却也不失為一種方法。但是由於各個人所處的環境不同，各個人的出身教育不同，各個人在家庭中處地位的不同，……自然應付的方法也就不同了。正因為如此，我們認為怎樣做一個家庭主婦？是一個值得擴大研究和展開討論的問題，所以本刊希望讀者們熱烈的來發表意見吧！



一個英國人眼中的

蘇聯婦女

J. E. 托瑪斯著
孫佳程譯

我最近從蘇聯回來，在那裏充任英國青年團的一個團員，待過了兩個月的光景。在那段時期中，我曾遊歷和訪問許多地方，如莫斯科，列寧格勒，基輔，東大林格勒等。每到一處，我們大多數是跟同我們自己一樣的青年人交談，並且從他們的身上去理解他們的生活方式。

語言自然是一個很大的障礙，不過我們時時有翻譯員們在一旁，從早到晚替我們做問答的翻譯。因為我們所遇到的不少蘇聯人都能講英語或德語，在工作上獲得些微的方便。在所有學校里，有一門外國語是必須的。在戰前是德文佔優勢，如今英文似乎正取而代之。對一個莫斯科學院

畢業了三年英文的少女，我提出爲什麼她選那門特別的科目時，她回答道：「英國人是我們的朋友，我願意懂得我們朋友談話。」那種友誼的榜樣什麼時候都明顯地表現着。我們正設法認識我們當中的真正分歧和如何攜手合作，爲了我們國家的進一步地直接接觸，許多誤會必須破除。

左顧和詳解是我們代表團工作的第一個宗旨，一般說來是觀察蘇聯青年各方面的生活，我們本着這個宗旨參觀蘇聯青年院和兒童醫院，學校，其餘隊訓練團，大學，工廠和農莊。

我個人特別留心婦女在戰時的任務、複員的

制度、現在擔任的工作。蘇聯的婦女差不多都志願參加海陸空三方面的各部門作戰，而且跟男子一樣享有同等地位，有跟紅軍一道在空中作戰的的女駕駛員和飛機上的工作人員。有友的和擔任過作戰任務的商船上的工作，除補給外各項職位都有。有女突擊員、游擊隊員、高射炮手、醫生、看護等等；她們加入軍隊並且到作戰的前線去工作。她們像男人一樣地受着管理，跟他一起受訓練，並且她們獲得同等的報酬。

舉例來說，有個叫尼娜的，矮身材，約莫廿三歲，笑容可掬的少女，起初是在軍隊裏當看護，過後自己的家鄉東大林格勒受到威脅，就志願地充任突擊員，在保衛戰中斷掉敵人的右手；還有安尼亞，做過鐵路工作隊的一個軍醫，專在前線和敵後搜集情報。這兩個少女都戴有紅星獎章，更有一個最動人的少女，她現在醫科學生，過去閃她的游擊工作獲得有最高的勳章，蘇聯的英雄勳章。男女平等在蘇聯比在英國較爲顯著。雖然在戰時英國的服役婦女也做男人的工作，但是她們的工作限於戰線的後面，旨在使男人全力從事實際的作戰。

在蘇聯的那些服役的婦女後面，還有許多婦女擔任服役是男人留下的工作，負起從來有過的

責任。蘇聯的婦女底技術和普遍工作正同男人的相等，同時她們才能的發揮在目前並沒受到什麼限制。

至於復員，一經退役之後，所有的婦女都自由地恢復到她們中斷了的訓練上去，重新擔任她們戰前的職業，或是協助巨大的重建工作，從前服役的少女們現在從事各項職業。許多已經回到了她們從前進的大學和工業技術學院。一些殘廢的友人們已經開始接受新方式的訓練。有的少女已經回到她們的工廠服務的崗位上，另外的回到農場去了。很多的婦女已經志願擔任破壞敵人的地區裏的工作，止阻敵勞動隊去拆毀遺物並且潛手重建。在東大林格勒，有一個少女就是來做互託的第一個，我會同她談話。重建是目前重大的工作，不僅需要整個時間工作的工人，而還需要許多別人如學生之類來拿出部份的暇時擔任破壞了的城市底清理工作。

做事在蘇聯的少女和婦人是從自然的，同時聖婚並沒有使她們停止工作。她們結婚似乎像我們早。在農村中普通女子是十八歲結婚。可是結了婚有家事做，一個婦人時常仍未放棄她的研究或工作。當一位母親出外做事，她將她的孩子託與工廠主辦或公家的托兒所去照管。此外有

期二第卷八第

目錄

短評	顧慶杭屬到隊同克夫人請願 雲山贊說得透徹 福州哨警開得稀奇
認識新環境	王君
我的控訴	倪愛君
聯合國大會難題	梁純夫
工聯做家庭主乾	陳玉傑
我為什麼不做官	羅斯福夫人
一個英國人眼中的紅聯婦女	保伯羅譯
組織值得歌頌的小組	安娥
袁雪芬訪問記	黃冰
婦女動態	明者
主婦日記	明沙
姑娘我讚美你	任鈞
痛苦的情緣	海尼
黑水岩	彭要
介紹紅女生活互助社	介
寒	瓦希列夫斯卡作 戈賀標譯
醫藥問答	周賽月醫師
××怎樣處理我的婚姻問題	明珍
上海籍女時事測驗揭曉	本刊特輯

有聖母和耶穌有疑，以及爲了得到人與年長的兒童而設的先鋒隊訓練，圖畫館里的兒童開會中，那些兒童可以在慈愛的事業中落下消磨掉他們的空暇，一直等到他們的父母工作完了回家。

我認為，家對於蘇聯人是極有意義的。蘇聯的確重視青年人的各方面措施。但是目前房屋極感恐慌，同時在最近的收復區裏情形特別糟。人們都很安心地在等待國家的恢復，工業和教育的徹底復興以明生活情況更舒暢。

蘇聯的婦人就是結了婚，似乎全體都還有職業。沒有一項職業是對她們關閉的。過去她們從沒有在政府中享有高位，但是在一九三七年她們跟男人平等參與的選舉中，選出的代表一千一百廿名裏頭有一百八十七名是女性。在國家的和自治市的國會的蘇聯蘇維埃中，婦女代表的百分比約為約達廿五，而在地方蘇維埃中差不多是五十。革命前婦女受高等教育的百分比非常小，一

九四〇年是有分之四十二，女子們像男人一般的經商同樣的入學考試進大學或技校，同時許多女人還有做醫師和教授資格。衛生方面的服務，女性佔很大的比例，高達百分之六十二，我遇到過一個女人，從前是扛軍裏的中校外科檢查官，現在是一位教授，在軍事學院的醫科授課，仍留軍隊服務。當我們的船子停了時，我們被帶到耳、鼻、喉專家那裏去診看。我們每次所碰到的都是一位女醫師。

許多婦女從事法定的職務。數百萬的人被僱在工業界裏服務，而且許多充任高位。在我所參觀的一些工廠中，有很多婦女做技術高而又繁重的工作。在農場上婦女也做她們的工作，並且在收穫時，她們還比男性要做得多。我們所參觀的最近基輔的那個農場正恢復到它平時的標準。總共二百九十名工作人員中有一百三十名女性勞動者。我相信這個數字是高出俄國一般的水準。

整日沒米，蘇聯婦女的穿著並不漂亮，最重
要的事是保持溫暖，同時每個婦女也差不多祇是
關心這方面，她們底庫大衣時常是又舊又補過
了的。這又涉及到工業上的優先問題。但是穿的
水準各處不同，在烏克蘭，少女們似乎要比任何
地方穿得好些，髮打扮些。打扮似乎並沒有像在
美國那麼普遍，我曾聽見人說，夏天到了，女人
們穿著五顏六色的漂亮棉製品的長外衣。
在新年慶祝之前，理髮室和莫斯科凡旅館的

在新年慶祝之前，瑪麗索和莫斯科尼族酋的終指部總有川流不息的人，婦女們正修飾了自己來迎接大典。蘇聯人出力工作，缺乏我們所認為人生的愉快，但是他們曉得如何享受自己。在節平的晚上許多人聚集在一個大廣場的市垣裏，他們擁擠在燈光輝煌的街道上，同時街上的無線電愉快地播放着。到處是特別爲了青年人而設的集會。

（譯自「英蘇季刊」）



兩顆值得歌頌的心

——讀到海尼「記白微」以後——

安娥

正在寫永安公司限令「三天搬家」「十天搬家」「月底搬家」而氣憤的時候，隨手在一本刊物裏翻到海尼「記白微」，我一口气把她看完。

我不敢說我和白微有比其他人更深的友誼，但我從沒一刻把她從我心裏離開。那個多病，倔強，熱情，乖僻，窮困，滿腹牢騷的影子，始終折磨着我。

海尼愛白微，正似白微的熱情，正直一樣的熾烈，一樣的可敬可愛。可是白微這個名字，還在二十年前就成了「可憐」和「遲鈍」的代用字，為白微辯護的人，也成了「不世故」和「多餘」的代用字，或是被認為：「不是為白微抱不平，而是為自己發憤」。似乎在這世界上「白微」兩個字，除了使人「談資」和「可憐」之外，已經死去了的文字。可是我們絕不懷疑：「白微」兩字的分析，還是革命的文藝運動，革命的婦女運動，所最殘酷最現實最寶貴的史料，「白微」這個痛苦的名字，將來絕不會從民族的文藝史，革命的婦運史上把她的抹掉！果真會如此，那「白微」會在「人道」字典上，變成「實利」和「卑鄙」的另一個寫法。

我們不否認：凡在為白微或多減少作辯護的人，不能「無時」和「不滿者」，但如果把替白微作辯護，解釋為「多餘」「借題發揮」，那真是人類的悲哀！

白微說：「人都在盼望我死！」

盼望白微死的，還是關心白微的人；有不少人迴盼望「白微死」都沒有想過。這怎麼能使白微不說：「活着，人與社會不逼我活，……要是我死了之後有人寫什麼文章來悼我，我是絕不會赦恕的！」

白微愛楊驥和白微不愛楊驥，一個時期都成了問題。愛楊驥吧，設她的年齡，她的美貌，她的一切婦女的先天，後天資本都不配。不愛楊驥吧，說她不識抬舉。人們不去從白微的痛苦憤怒着想，而去尋索楊驥的「復活式」的懺悔。結果使白微在受了侮辱受了損害以後，還得遭受精神上的不赦！而楊驥在侮辱了女性，損害了女性之後，却向享受人道的聲譽。這個看法，不但男性支持着他，女性也附和「可憐啊！男性的優越感是這麼頑強的存在着！」

在另一個角度着，我們該慶幸白微完全不受楊驥，這樣白微的痛苦可以少一點點。不幸白微却仍然愛着楊驥。白微是從家裏五更天逼出來的挨

打受氣的冤楚起，她特別感到需要人情的溫暖特別需要愛情的安慰。因此她把自己的熱情，把自己的愛情，自己的信念培養得如火如荼，而寧她半生所得到的和她所希望的完全相反！又以其長期經濟，疾病，精神的迫害，她雖然有強烈的信念和無私的愛——愛人類，愛真理，愛生命——的精神支持，終於敵不住這些外來的無情壓力，她神經受了重傷，不能復原，成了神經衰弱，……一切危害她自己的病態現象！

以她的毅力，她仍然能繼續忍受疾病，飢餓和冷餓，而且她也在繼續忍受着，但她多受一分痛苦，就多增加一分「過敏」，因果循環，使白微一天比一天更悲慘，被毀滅的路！

「……我的熱情所換到的代價是什麼？是可鄙的疾病，是世人冷酷的譏笑，我的一生，可以說完全斷送在楊驥一個人的手上！」

不，這是白微的氣話。我們不承認她的「一生」是「斷送在楊驥，一個人的手上」，而是斷送在許多壓迫女性侮辱女性的「楊驥們」的手上！斷送在反動的黑暗社會的魔爪上！

我不是單純的人道主義者，但我總想：在革命戰線被迫害了的人，是該有更溫暖的「同道者」的愛——來安慰他，來接養他。他不該被人遺忘，

男人，涉入下意識的，也可以說是慣性的，推升下去。那即使戰士決心一戰，也要後得兵，優待戰馬，保護戰士的遺族，這是超出「人道」的意義的。白微的工作，寫作條件受了嚴重的打擊，因此她的表現不多。但由果朝因，白微的痛苦，不是由於白微自取，白微不該負這個罪惡的過失。如果單因她損失了某種程度的工作，寫作力，就有著她忍受慘酷，冷酷，誰就不能免說「功刊」之嫌。無怪當白微病到生死之間的時候，她會說：

「這樣死了，我不是自心的！」

「假如我沒有信念，我早已被生活逼成了一個瘋子！」

白微的信念是甚麼？是真理是進步，她對剛醒，對工作有著最高的信念，「好！你這要對我……我明天告訴文協所有的朋友……」她是為藝術至上的活著，對婦女工作缺乏熱情，因為她自覺……要是我，我情願參加婦女實際鬥爭，向毫無經驗的後進寫作！……她對海尼說。我們不能說她用這話說海尼是對，但我們沒有能夠了解白微這個複雜而偉大的「信念」，我們真的不能了解嗎？

白微的「不近情理」的性格，是社會，是人所給予她的。只要我們願意知道她曾受了多少痛苦，我們就可以了解她的「不近情理」的性格。藝術家的人格，只是：真理，白微的追求者，誰了解過，了解白微，誰就了解藝術家，就可以成為藝術家。白微是真理，白微的追求者，可惜她的身體精神受了迫害！花給虫吃了，不能問

得產量，反而有時湧出一杯慘。……可是卻又覺得意外表，就敢否認花的高潔靈魂？假如人們承認女人「人老珠黃」一個「不值錢」，那又何必替她求人求上進？又何必逼她女人出賣青春？又何必懼怕公開自我承認：愛情市場上男人只要有錢，有勢，有名，行勢永遠最看漲？如果有那個男人，公開宣佈：「我現在有錢（或有勢有名）了，我要買一個值多少多少錢的女性的肉體和「愛情」，我們一定不會比那些「又吃魚，又相親」的人更恥辱她。」

我們從來沒有想過：白微比楊驥罷，比楊驥老。我跟她談話不熟，我沒有機會，聽到人家告訴我的愛好，所以我不斷認定楊驥還是美多還是醜多？但我絕有信心斷定白微是美好的！她不懶懶作任何一個愛慕者的伴侶。若單以楊驥對白微的帶情性的「復活」式的愛，就認為楊驥一切都美好了，我不能這麼想。但楊驥如真認識了白微的進步女文人的美麗品格，而他和她恢復伴侶關係，那我是悲觀懷疑的。不過我想，楊驥怕沒有百分之百的伴到可一步，不然白微不會說：

「……我愛楊驥，但有一種東西在我心裏強迫着我，使我沒有考慮，沒有猶豫，我快樂的接受了他的強制！我用不着去告訴甚麼人，因為人們總是用着那庸庸俗俗的心理來看待一個女性的！」

白微所讓男性對女性的卑鄙心理，因此她也不願接受楊驥的憐憫的愛情關係。當我聽見楊驥向白微表示要恢復舊侶的時候，我替白微安慰。

不是說白微重新擁有了愛情，而是與幸福能多多的身體有人摺扶。但我從沒想到這事會實現，白微沒同我談過楊驥，她以為我很知道她，可是我卻自知的知道，白微不會接受這種「復活」式的愛，我確信白微的自尊心。與她的「信念」和她的文藝生命共同責任，也正因此她才落到今天這個悲慘地步。她不接受任何優勢的憐憫，是要接受了文協的幫助，她都白我痛恨，她還接受楊驥的優勢的愛情呢！

當我確定知道白微拒絕了楊驥的「復活」愛後，我覺得我第一個想頭太不正確了，替着摺扶而愛一個丈夫，這和替着替家生孩子而要個妻不是一樣太「實際」嗎？那不是等於個個人嗎？多可恥的想法呀！於是我更相信：白微的自尊，白微的人格的美麗，美麗！可是楊驥也能以「堂堂一表」，他的儀表並不為生活的奔波而減少去氣……「背去一低就」白微，不管是否整出整吧，比那些認為「堂堂一表」的楊驥，還怕沒有美麗的本太，沒有理由會再叫楊驥愛白微的人們，要高尚的多！

海尼愛白微，因為她懂得白微，許多人說：因為海尼跟白微是朋友。她同她接近，所以她能把這篇文章寫得這麼好。我不覺得這麼簡單，非能够跟白微接近，跟她作朋友，不是每個文藝界男女所能作到的，那必須具有非常的同情心才能作到。（同情白微而不能同她作朋友的人有）海尼跟白微維持了這種深厚友誼，不是尋常的事！因為海尼和白微一樣，但有一颗美好的心！



十月十日

今天是雙十節，是國慶日，

但我不知道有什麼可慶？去年今天

的我們是四百多倍，而今年是

四千多倍，（據官方數字）每一

個人都能生活得喘不過氣。當

去年敵人投降，勝利伊始，誰也沒想到今年會過這樣一個悲慘的雙十節！

一早幾歲孩子們吵着要去公園結婚，本來我到公園熱鬧是熱鬧，但爲了不使他們掃興起見只好勉強把一切家裏的事丟開陪他們去。

等我們換過了好幾種交通工具見到這新生活俱樂部時，已經十點多鐘了，婚禮正在開始，禮堂裏整齊地站了三十二對新人。不一會由市長親授結婚證書，我藉此機會對新人端詳了一番，第一個給我不愉快的印象的便是新郎一律藍袍馬褂，一個個都像小老頭兒似的。看樣子，他們大都像是店員，或小公務員，臉上多半帶着憂鬱的或漫不經心的表情，站立的姿勢也是懶懶的，似乎在替誰盡着一種不必要的義務。台上的人多說兩句話，他們便煩躁起來，和自己的伴兒低語着，形成了一陣輕輕的騷動。

新娘們也多半是無精打采，臉上隨便塗抹了一點脂粉，幾乎淡到看不出來。從一律淡紅色的禮服透出來的是極普通的便服。穿高跟鞋的很少，站在前面有一位新婦的皮鞋上連前幾天下雨時沾上的泥泥都不會擦去。看新郎的也有好幾位。司儀在授證書時，叫出他們每一對的姓名，年齡和籍貫，從這裏，我得知他們的年齡往往距離很大，不是老夫少妻，便是老妻少夫。假如我有機會訪問的話，在婚前十後可能都有一段凄涼曲折的歷史。

在俄式的程序，除了請名流致詞之外，還每對送一本「中國之命運」，這使我聯想到若干年前德國曾規定「我的奮鬥」爲新婚夫婦必讀之書的往事。

×先生在台上致詞，許多我都聽不大清楚，只聽到末尾幾句：「祝新夫婦的未來和中華民國的國運一樣昌盛。」我吃了一驚，心裏想，中華民國成立了卅多年，便打了卅多年的仗，到今天還陷在戰爭的大海中，他們的命運如果像這樣，那就慘了！

十一日

今天氣候很好，晴暖異常，我趕緊起來洗了三座被，把孩子們打發上了學，小三子寄放在黃太太那裏，便往××醫院去探視W F，因爲昨天彷彿聽說她已經生了孩子。

誰知跑到病房裏一看，她正在走廊上散步，原來她昨天肚子痛了一天也沒有生，今天反而若無其事，F是個急性子，所以簡直把她急得火崩直跳。

她住的病房是雙人房間，在她對床住的那位太太，是溫州人，我進去的時候，她正在哭泣。她說她家裏是很富有，她的丈夫是溫州的一位土著名財主的獨生子，所以她的婆婆盼望抱孫子非常殷切，但她却不爭氣，嫁到他們家裏八年，竟一連生了六個女兒，這次她特地跑到上海來生，希望生一不爭再生了女兒時可以打點別的主意。然而，上帝並不同情她的運命，這次生的還是一個女孩子，因此她每天哭泣，要求看護士們在普通病房裏去給她換一個男孩子，否則她回去便可能受到丈夫的遺棄。自然護士小姐們沒有按照她的意思去做。

萬想不到在今天的上海，還存在着這樣不合理的事情。這使我聯想到男女平等的問題在今天還是如何的嚴重，女性在社會上所處的劣勢地位並沒有着何的改善。

十二日

也許由於這幾天疲勞過度的原故吧，一早起來便沒有精神，從小菜場回來時頭痛得很厲害，所以勉強支持着到晚上八時多就睡了。

但是滿街的電車汽車聲，隔壁的吵鬧聲，隔壁，仍然吵得你不能入睡。尤其是隔壁的收音機的聲音，簡直使你受不住。

近代都市的文明，難道就是這些東西麼？不，物質文明所帶給人們的生活，是幸福的，是美好的，但那只是一部份人享受了，而我國所分到的的是什麼呢？那只是汽車走過時所揚起的灰塵，工廠的煙囪所散放出來的污濁的煤煙，以及一切的煩囂而已。

十三日

早飯後，張太太來約我出去調查物價（即到店舖裏走走，不一定買東西之謂），記得在重慶時，公務員同被稱爲倒票機，只怕察而不為（實）店員們是認明這種人的。現在，抗戰結束，這名稱雖不適用，但其實際意義仍舊存在。

■她走了一趟，把一條長長的北四川路都走完了，她買了一點絨布，（已經漲到一千八百元一尺）我是空手回來，因為我並沒有找到合乎我的理想的東西。

下午從箱子裏拿了一塊陰丹布出來，想做一件長衫，但開縫縫工錢，說是要一萬五，只好拿回來自己做了。

晚上給明兒厚織絨線衣，十二時就寢。

十四日

也許今天是不幸的日子吧！簡直吵了一整天的架。

早晨起來他說有點冷，叫我把他的毛線背心拿出來，誰知打開箱子，竟發現他的一套去年才做的中山裝，減虫咬了三個洞，我已經氣炸了，而他卻還終於我，說是為什麼不替他收好，為什麼不多熨熨熨熨？於是這一團邪氣就完全寫在我身上。

下午他下班回家，忽然罵罵咧咧地說是要在牆上釘一掛釘子，把他自己和孩子的帽子都掛上去。本來我們的房間已經够擁擠了，箱子和一些瓶瓶罐罐之類已佔領了全房間面積的三分之一，平時無論你怎樣佈置，都是不美觀的，我已經常常爲這事而苦惱。如果今天牆上再掛上一掛釘子，那簡直難看得要命出來。因此我便提出反對，可是他竟毫不理會地就開始釘起來。

「你要不乾，我就把你的帽子摔掉！」我氣極了！

「敢摔！」他居然更無前例地說出這樣無恥的話。

「不放掉嗎？」我立刻跑過去把他的帽子摔到了房門外面。

他自然還採取報復手段，我準備着應付萬一上就可能發生的任何事，因為我一向是抱着「甯爲玉碎，不爲瓦全」的態度，他的這種無視他人存在的法西斯作風，我簡直不能忍受。

可是事情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的報復行動，並沒有對付我，而落到那可憐的毫無抵抗能力的小鳥的身上。

突然他伸出了無情的殘暴的手，從架上下下鳥籠，打開門，抓出小鳥便從三層樓上摔下去，誰知那鳥兒因爲籠在籠子裏太久，現在已經不會飛了，牠的生死，是不問可知。

他似乎已經完全失去理性，我勸他，他聽不見，再也不能和他爭吵，讓憤怒佔據了我的全身，我在緊張當中鎮靜自己，竭力壓抑我的肺部的急促的呼吸。

暴風雨似乎就這樣平息下去。

「這還不是你們家的鳥兒，牠什麼時候飛出來跌死了？」忽然樓下的傭婦一面喊着一面上來了。

這時我再也忍不住我的眼淚，抱住了牠的屍體痛哭起來，牠這軟弱無告的小小的生命，竟想不到，竟這樣的慘死非命！

我沒有吃晚飯，一直哭到半夜！

十五日

早晨起身較遲，七點鐘才起牀。眼睛痛極了。晚間我的幾個朋友來，說是請我吃飯，還硬要拉我去。其實十年前我也是最歡喜跳舞的一個，即是發覺複雜的探戈，我跳的也不算壞。可是這十年間埋頭於廚房裏的家庭生活，使我完全忘卻了這回事。

自己都觉得可笑，像我這樣滿身油煙子氣味的黃臉婆走到那樣華麗而高尚的地方，和那些嬌滴滴的貴婦人坐在一道，簡直有些不調和。

我縮縮縮縮地掖他們的車子帶進了××舞廳。

四週放射出紫色的柔和的燈光，爵士音樂軟軟綿綿從台上散佈到每一個角落，高貴的神士和淑女們正在舞池裏有節制地旋轉着，不知道是從誰的身上，飄過一陣洋人的芬香，總之，我像喝了一杯甜美的酒，牠浸透了我們一個細胞，我癡癡在一張椅子上，忘失了這個大門以外的世界。

一會兒音樂停了，燈光亮了，大家一陣鼓掌，一個舞女走到音樂台的廣播機面前，開始唱起來，聲音像銀鈴一般，震動着聽衆們的心弦。她唱得那樣有力而熱情，歌詞是那樣嫵媚而動人。

她那美麗的容顏，那容光煥發的儀態，牢牢地吸引住一百多雙貪婪的眼睛，好像上帝派來的，專門娛樂人們的天使，她使人快樂，她自己也很快樂，這兒就是人世間的無憂宮。

但是，這無憂宮和外面那愁慘的世界只隔一牆。她的面龐伏在街邊上的乞兒們，恐怕正冷得不能入睡，再連一點那細窄小的汚穢的弄家中某一家的陰暗的閣樓上，也許就是這位歌女的家，她是一個人獨居嗎？還是有母親弟妹等的生活的重負呢？

記得我小的時候讀水滸傳，聽着讀裏面的一首小詩？

「新鳥歌喉和舊鳥啼，老羊羣瘦小羊肥，人生衣食真難事，不及鴛鴦處處飛。」

這是歌女白秀英用台時金的四句開場白，能消便由她的假母出來唱着客詞。每當談到這一段時，我的眼淚總是禁不住奪眶而出。

其實像這種遭遇的，又豈只白秀英？又豈只限於出賣色相出賣靈魂的女人呢？爲着要獲取生活資料，爲着要活下去，什麼樣卑下的事都可以去做！什麼樣的折磨都得去忍受！不過有些人自覺，有些人不自覺罷了。

我的思想越發熱烈，眼睛被蒙上了一層薄霧，逐漸模糊到什麼也不見了。

袁雪芬訪問記

黃冰

在改進劇團的成果，已掀起了轟動上海藝壇的聲浪。今天，這位越劇的靈魂袁雪芬小姐的令名，正被無數愛好藝術的人們所傳頌着；多少劇評家都以他們鋒利的筆尖，善意地指點劇團在改革中進步的地方，指引着袁雪芬小姐和她所領導的演藝劇團，步上完整的藝術高峯。

本月廿八日黃昏，記者懷着好奇的心情，訪問明星戲院的後台，袁雪芬小姐的化妝室，出我意外地，站在我面前的一位着灰色寬大呢袍，不施脂粉，兩頰紅潤的鄰間友誼員模樣的人，就是袁雪芬小姐，她是那整潔而蒼白，一點不像我們所熟識的，一般名伶們所特有的嬌柔果壯，和動人心魄的嬌態；在她樸素的談話中，流露出平時的現實，在她內心投下了深深的愛戀；也流露出：一位純良藝術家的心態和熱忱！

她在剛月前爲了拒絕增加戲院上海小姐，曾說：「我寧願過着清苦的越劇生活，也不願以所謂水銀墻的而容，而危害她生命等等藝術家們她所主張；但是一個有良心的藝人是不會向勢力低頭的，直到現在，她還在默默地受着其想望之徒惡毒的攻擊，敲詐等數不完的煩擾，卑賤的濁流滔滔地向前湧着，但她們仍然傲然屹立着，有如磐石；在黑夜中的燈塔，照耀着民間藝人的道路！正如她自己所說：「我國人的進退沒有什麼關係

，只是爲了整個越劇改革的前途，爲了婦女藝人的保障問題，我不厭其煩退出越劇團，我們演戲是爲了責任，不是爲了生活，我們爲了演藝而生活，不是爲了生活才演戲的。」

問她投身越劇的經過時，她嗚咽生動地回溯着十多年來的刻苦生涯，那誠然是一篇而淚而痛的工作著學史！她出生於杭州的貧窮地，浙江寧波山由的秀麗風水培育了天才藝人，她十二歲時就進了父親的官教，中學習藝，十四歲開始了流動演唱的職業。人生涯，十五歲那年她在西子湖畔登台，正式爲市水台柱；從此雖然聲譽日隆，但她爲了對事業的忠誠，謝絕一切她團，閉門謝客，從不參與其他伶們的交際場合，一般觀衆場所中，也絕不尋到她的踪影，這是今日越劇界當起改良越劇責任，而且獲得相當成就的道理；偉大的詩人司馬遷曾經說過：「所謂天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苦工，只有百分之一的天才。」袁雪芬小姐的成就，大才也只是先天的一點天賦，後天的努力才是她不斷地進步，得到人們疼愛的最大原因。同時藝術家的良知，強烈的正義感，鼓動着她，啓發了她，使這位民間藝人和吟唱的人民，多美的祖國緊密地聯結起來。

十餘年的藝長歲月，把這位藝人的前夜，已經磨練到如火純青的程度，她已具有「月樞、白

婦女動態

李德全：馮夫人李德全女士，單身隨馮將軍出國政務，但仍日日不忘民主建國工作，現在爲着動員美軍撤離，而在美國各地奔走若。我們深信着馮夫人的正義和熱情，一定能博得美國廣大人民的同情和援助。

劉清揚：劉清揚女士數月以來常奔走於平津之間，她一方面挑着家庭生活的重担，一方面還担負着開創平津線上的聯運工作，與文化工作的使命。孫夫人：孫夫人宋慶齡女士前曾發表過對時局和平反戰的主張，曾博得中外熱愛和平民主人士的崇敬與讚，最近又在上海創設兒童圖書館與中國福利基金會成就頗多。

胡子嬰：胡子嬰女士仍任職於中國農民銀行，對目前國際形勢及國內經濟問題很有研究，新近在市各報發表。

倪斐君：倪斐君女士現又回到××大學醫科讀書，準備將來爲我國無數的貧病姊妹服務，像所有勤勞的女學生一樣努力於上課，夜間則回到家裏担負起六個孩子母親的職務。這樣爲許多社會事業奔走，她的辛勞是可想而知的。

彭慧：女作家彭慧還在桂林，十分懷念上海，但別希平能回到上海來積極恢復她的寫作生涯，但爲了害怕上海物價過昂昂貴，房了無幾……實文不易維持生活。所以仍不能毅然東來。

史良：大律師史良女士自復員上海，一直爲營媽老陶三氏的追悼會而辛勞着，不久前曾有人去訪問她說：「史大律師最近計劃如何？」她笑着回答

姑娘，我讚美你！

我不讚美楊柳樣的腰肢，

多也不讚美新月似的蛾眉；

因為這些都是弱者的象徵，

而你卻從不欣賞這種「美麗」！

★

★

★

姑娘，我讚美你！

我不讚美小鳥似的依人，

也不讚美什麼溫順和聰明；

因為那還是奴隸的烙印，

而你卻從不稀罕這些「榮譽」！

★

★

★

姑娘·我讚美你！

任鈞

★

★

★

姑娘，我讚美你！

你是最堅強的女性！

你是偉大母性的典型！

昨天的女性——

祇會在幽美的月夜，

在夢一般的園林裏，

悄悄地對着心愛的人兒

說一聲：「我愛你！」

而你呢？——

永遠創造着光明！

永遠守護着光明！

於是，你終於變成了光明的化身！

光明的魂靈！

★

★

★

姑娘，我讚美你！

你是我們這古老民族的

最鮮麗的花朵！

你是我最悲慘祖國的

快要翻身的信箋！

★

★

★

姑娘，我讚美你！

我不讚美你！

你的行動有如火花電光！

你是一個夜行人，

但你能在黑暗中找到方向；

你是一種暴風雨，

你不顧一切的阻擋，

你終於把一切掃蕩！

姑娘，我讚美你！

我不讚美你！

你在滿清宮上，

在萬眾眼前，

用軍號似的歌喉高喊出：

★

★

★

姑娘，我讚美你！

你是最堅強的女性！

你是偉大母性的典型！

昨天的女性——

祇會在幽美的月夜，

在夢一般的園林裏，

悄悄地對着心愛的人兒

說一聲：「我愛你！」

而你呢？——

永遠創造着光明！

永遠守護着光明！

於是，你終於變成了光明的化身！

光明的魂靈！

★

★

★

姑娘，我讚美你！

你是我們這古老民族的

最鮮麗的花朵！

你是我最悲慘祖國的

快要翻身的信箋！

★

★

★

姑娘，我讚美你！

我不讚美你！

你是大衆最鍾愛的情人，

你能够在一秒鐘裏

掀翻千萬顆年青人的心……

★

★

★

姑娘，我讚美你！

我不讚美你！

我讚美我們的祖母和母親的鼻脚布

已經給拋棄得無影無蹤！

痛苦的抗訴

海
尼

——小事之一——

當我拋棄自己一切忘卻的職業時，我是被一盞美麗的燈光照引着，那燈光便是文學。

職士，地位，名聲算什麼！生命總是不停地追求的東西。我熱心地追求，創造。作品有如嬰兒般降下來，那裏而有我的心血，有大地的氣息，有真實的善良，有忠誠和罪惡，我珍視她，寶貴她，我想再讓她奔放、開花、結實……

然而，苦痛也就接踵而來，當我活得愈久，愈把生命認得清楚時，我內心的痛苦也就愈變愈真切。

這種痛苦，不僅產生於一個藝術工作者所受到的壓迫，而我却受到雙重的壓抑。除了藝術的真實和一切外在事物不斷鬥爭中的痛苦外，我還接受另一種意外的痛苦——那便是社會所給予女人的不公平的對待。

我不是一個悲觀的宿命論者，更不會是片面的女權論者，然而我不能不說，因為我是一個女人，我感受到女人在社會上的顯著不公平的命運。

我不是不懂生在戰爭的原理：人類也如同其他生物一樣。在競爭過程中，有時原是需要技術與手段的。然而我不能讓這意念浮現於我的腦際，我不允許自己這樣，我覺得這樣，便是侮蔑自己與「聖潔」。因為藝術與「聖潔」是不可分離的。

可是我失敗了！
失敗猶在其次，使我感受到比失敗更嚴重的
是一種內心的交戰！

路就決定了這樣走，而也只有這樣走。我總保有自己的真實體面。在真實的靈魂中我才肯放胆的笑，任意的歡樂或悲哀……這一切的境界，告訴我我是在做一個真實的人。我把自己所愛的，憎的，否定與肯定的，或是一種複雜的情感所不能表達的，在創造中我把它表達出來，這時候我是多幸福，多快樂，我總期望這些嬰兒能得到社會的指引和培養。可是這個社會是多麼矛盾的，可笑呀！儘管話是叫得響亮，說得透澈，男總是男，女總是女，這中間，似近又似遠，有點神秘，也有點不包容。總之，無關聯，無法插足，也休想插足。我眼看見自己一個個嬰兒消逝了！滅亡了！無數次，我自問道，難道這些嬰兒真個不健壯嗎？我迷惑過，然終於我明白了。事實上一，一篇極長或較悲實的作品，你休想從一個不熟悉的讀者那兒把牠發表出來。

常常也有人要我寫點稿子，題目是人的，即或是我自己的意志所要表達的東西，然而這些表達，在我自己的思想的宇宙中是佔那末可憐的地位。我常常寫了這些表達，自己痛苦萬分，非常地痛苦。我寫作，不是為名望與地位，是為一種痛苦。在這些文字中，我見不到自己的靈魂。

我，見不到我應獻給子人們的東西。因此，我到歐巴什曼而寫下我不禁痛苦地叫出「罪惡」來！

我如今就在這種痛苦的「罪惡」狀——中道而廢，然而我是無罪的。那末，誰贖罪呢？我要向男性社會提出抗議，我有理由相信這是不會說錯了的！

九
三
〇

現代婦女月刊

第八卷 第二期

民國卅五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主編 曹孟君

現代婦女社

地址：上海虹口江湾路（寶山路）七路日

利羣書報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總經理 重慶三聯分店

重慶民生路七十三號

本明零售六百元

預定辦法

凡預定本刊，預付五千元，訂費寄滿即行通知。

定費請直接寄交：上海虬江路（寶山路）
日一編和坊十七號，本社。



黑水岩

· 彭慧 ·

清沙鎮，這是位在桂南的一個不設防的小縣城南城外的附屬鎮。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初，敵人攻陷了柳州桂林後幾天，鎮上的居民已經逃得十室九空了。就是很少的幾個未走的人，也還是他們的準備：就是如果殺上鎮來了，他們就住附近一個較大的岩山，黑水岩的岩洞里躲去。

鎮東邊是通縣城的大路，黑水岩却在鎮西五里外。從鎮後走主要繞過幾座小岩山和一片灌木林才能到黑水岩。

這天，天光之前，有人來鎮上講，說是敵人昨晚已經很輕便地進了鎮，鎮上恐怕很快會有敵人來的……

於是鎮上一些早沒逃出的居民，趕緊聚齊，都偷偷地帶了早安排好的棉衣和乾糧，躲到「黑水岩」來了。

「黑水岩」位置在許多小岩山之間，如果不是地方人，是無從找到岩洞口的。這樣的岩洞所在，在廣西，也不算奇跡。

一進洞，經過更深一道小洞，就進到

約四五丈見方（並不很大）的一座客廳般寬大的洞廳（無以名之，因暫稱它為洞廳）。洞廳的周圍，還有些洞口，想來是可以通些小洞的，但黑和山石嶙峋，叫誰也不敢進去。據傳說上說，從前也有大粗人去探過險，但都沒見人出來……洞裏很潮濕，這兒那兒，一盞盞地滴着水，不過還不太平，也還有些暗淡的光線。原因是洞廳的邊面，有一座兩丈見方的水潭，而拱在水潭上空的岩石，是有很多可以透光進來的洞眼，從那些洞眼裏可以望見天空。水潭這兒就儼然是洞廳後的天井。

從這洞上看，水潭那邊，也還有可容人活動的地方，可是被水潭堵住了去路。敵人非涉過水潭，是無法到被堵去的。但據老人們傳說，說這水潭是無底深淵，從來沒有敢下水潭過去的。

現在洞廳里來了好些避難的人，有十幾個準備參加自衛隊的男子漢，少年人，因為自衛隊早已退到三十里外的猛山上去了，他們沒來得及趕上，只好暫來這兒躲，另外還有八個婦女和（中有女學生也有少婦）十個左右的老年人。

老年人中，有一個嫁了三個丈夫如今還只是孤獨地一個人的莫四婆子。她的三次婚姻，好多年來都是清沙鎮上人們談笑的資料：

當她還是縣城里有名的陳舉人家的婢女的時候，她被舉人的兒子陳國標強了姦，並且懷了孕，後來又被陳國標的凶狠的妻妾，幾幾乎脫光了一身帶了出來。不知經過些什麼手續，她再嫁給了清沙鎮上的木匠老李。老李死時，她纔三十歲，想照的人眼瞞，圓潤的臉蛋，使鎮上人還承認她是俏皮的。所以不久，同鎮的牛販子莫老四，

像是很精心如意地娶了她。在嫁給莫四的第三年冬季，莫四販了一批牛到柳州去賣，就永遠沒有回來了，有人說莫四死了，有人說莫四發了橫財另自成家了……總之從來莫四娘從沒得到莫四的正式消息……莫四娘淒涼悲苦的生活又開始了。首先，鎮上的人，就把她看成是成天罵罵的不祥之物了。那家有甚麼事或年節上愛討吉利的時候，就生怕遇見她，甚致想到她的名字都犯忌諱。

這時，鎮上一些無賴漢，還想誘惑她，常常按到她們面前下去撩她，逗她，於是莫四娘憤年累月的牢騷，就找到發洩的機會了，她趁此大聲咒罵起來：

「你們莫逼我，碰了我的門面，都不得好死！我莫得死在大路上沒有收屍又怪我啊！」

「當我會看不上你們這些爛麻拐（蜈蚣）麼？哼，都是些砍八刀的毛毛虫！」

「放著家里的死老嫗不去理，又來騷我！自本要受用老子娘一世麼！配！給姑爺老婆曉得麼！又將老子娘受苦啊！」

「還不給我滾！碰了我，你老子會中風，兒

「唔，唔，唔……」
熟悉她的人，聽了這斷斷續續的哭罵，就知道這里面連陳國樑老四都罵上了，她在發洩她一生的牢騷呢！

這樣，才讓無賴漢們對她死了心。

這十多年來，她每天在通縣城的大路旁擺個粥食攤子，孤另另地忍受着窮困和人們給她的侮辱。

如今，葉國樑才過五十歲，身子已經佝僂得個個縮勻，面孔像發霉的乾腐竹皮。不是有老舍人自見份，誰相信這個醜老婆子當年是清沙壩上的縹緲女人。

這時，她獨自坐在漣湖碼頭右手最黑暗的角度上。清風的寒氣，把她早衰的軀體，凍得抖抖索索着……在緊張的心緒下，誰也沒注意到她的在場。

八個女人聚到了漣湖左手邊一塊大石頭上，燃着危險的談話，激發着人欲的心事。

男人們多數聚在水邊前光線較好的地方在推測縣城軍人的自動。

老人們，則散坐在漣湖碼頭的石塊上，有的都擰開了帶來的被褥，躺下來了，但並沒有睡着，各各都找着對手談話……

忽然，一個洪亮的嗓子震動着：

「報告，陳國樑作了漢奸，縣城的維持會長！」大家立刻都別出說話的人是縣城里黃福泰藥店的兒子黃柏芳……一個個偷偷加自衛隊的中學生。

四周哄動起來了，有人說陳國樑不合作漢奸，很多人相信是真的。

「黃柏芳，黃柏芳！」坐在右邊一個石塊

上的張七太爺高聲問：「你是從那裏聽來的？」
「是陳老太（陳國樑的老子）告訴我的奶奶的，她說她們國樑作了維持會長，不要怕，這叫我們不消愁呢！」

名商又繼續談話……

由於談到陳國樑，有人便很順應地發現了獨坐在湖角上的葉國樑。

「啊哈！葉國樑也幹來了！」

視線才中到葉國樑身上來了，滿座立刻震起輕浮的哄聲……

「葉國樑！」一個快活的聲音喊，「我陳國樑去啊，做維持會長夫人呢！」

笑浪又揭高了一陣。

年青時的吼氣，已被折磨得連殘喘都快熄了的葉國樑，對這類的嘲笑，已是麻木地無動於衷了，可是，在今天的場合上，她還是不免有點遺憾……她使勁地朝人噴吐了口唾沫罵道：「嚼舌根的小王八，讓日本鬼來挖你的心！」

「嗷呀！」一個男人猛然壓明起來，「陳國樑是晚間找到黑水岩來的啊！」

這好比給每人潑了一盆冷水，哄笑的餘波，突然被打回去了……

湖角里話劇改變了。

青年入議論着：天這麼亮了，是否還可能趕到揚州上去。

張七太爺一挺含着煙桿吸烟，一邊和幾個老年人在低聲談着，說既然陳國樑做了維持會長，那我們又有什麼不可以回家！難道會找幾個老朋友來飲酒……

王老奶和李伯娘幾個也談論着，都擔心家裏的鮮東西會給別人搬走……她們待到這時才逃出

來，就是捨不得家裏的一草一木的。

老年人都有回家的意思了……

「既然陳國樑會找到黑水岩來，那我們在這里和坐在家里有什麼不同嗎？」張七太爺大聲說，故意給他回家的打算找藉口，一邊朝王老奶提衣包回去。

王太爺和馬板娘走到人羣中扯着丈夫半埋怨半吵嘴地怪丈夫早沒有把自己安排好。

一個觀中的女學生把隨身帶來的是一把小刀出示給同伴們看，說是到萬不得已時就自衛。

「那我們怎麼辦呢？」另一個女學生愁眉苦臉問。

「跳下黑水潭去算了！」又一對姑娘指著水潭說。

但到是有名的無底深淵會是自己的葬身之所，姑娘們都不肯傷心必說起來。

這時，只有葉國樑不動地坐在原處，大家重又忘記了她的存在。

早寒過去，她已經不發抖了。像她這麼個又窮又醜的老婆子本來就沒有什麼怕怕，她差不多是機械地看見人家躲，她也躲了來的。

「這那家姑婆跟日本鬼睡睡學話，看你老子娘還嫌我葉國樑不！」她有些忍恨復仇的輾轉。

多年來，她的青春時正機警，早已消失了。可是今天這腦子很清醒，當湖角男女在擾擾不安的時候，只她一人冷眼睜着那些老年人在一個個或一對對地溜出湖去。

「狗人的，他們已結陳國樑那老賊去了！」她心里想「來了就就回去，既要回去，先就來來！哼，沒骨頭的！」她獨自磨着。

「這老婆子，現在還有點樂於樂觀的心理……她在昏睡時對她水潭是殘酷的人類的臨頭的災難。」

「唉呀！有人走出來啦！」一個青年人喊。

「糟糕，這麼跑來跑去，不是等於報告敵人窺見有人嗎？」

「老東西都溜光啦！」黃柏芳以絕望的聲音喊，「他們將會報告敵人的！」

「那我們也走罷，上猛山去！」

立刻就有人往外跑，另幾個學生和中心小學的陳之洞老師把他們攔住了。他們告訴這些人，說現在大天光下無論往那兒走，都會被敵人發現的，並且這洞裏還有姑娘們，我們得顧慮到人家。

「依我想，」一個學生說，「敵人今天還來不及找到這兒來，我們等晚上結伴上猛山去也不遲，姑娘們也去。」

大家像是安心了點，可終於還是沒幾個在黑暗中起人不注意的時候又溜走了。那依然只有不乾不淨地坐在黑暗角上的英國婆看見的。

大家不得主意了約有個把鐘頭。陳之洞老師看所患地借了王太嫂挑行李進來的扁担走到水潭跟前問：

「誰有電筒？請照照！」

「作什麼？」大家一過問，一燈都關到水潭前來了。

兩個準備參加自衛隊的學生，立即拿出電筒來亮着。

陳之洞老師告訴大家，說是他一下子忽然想起有個和尚曾告訴過他，說是這個水潭其實只有一半是無底深淵，另有一半潭底是平坦的石頭，

而且只有齊膝深的水，是可以涉水過去的。過到那邊，又可以從一個小洞門，進到一個可容二十來人的小洞里。他現在想用扁担測量一下水潭，究竟那一部分是可以使人涉水過去的。

青年人都興奮起來，大家仔細地來測量。兩個電筒對準水潭照着，可水是黑色，始終看不出底來。但測量的結果，大家認定從這邊到對岸，僅靠左手邊，約有一尺多寬的潭底，的確是不平的，水也不過才剛尺深。過了這一尺多寬的一線外，就不敢說了。

黃柏芳和陳之洞老師兩人，拿了電筒，拿個粗竹杖，按着測量出來的路線，首先涉水過去了，年青人在這邊歡呼起來……接着又過去了幾個，他們又把和向說的那個洞也找到了。那里的確可以藏廿來人，只是比洞裏還潮溼得多，頂上的岩石，那兒這兒不斷地滴水……

王太嫂要他丈夫王大拐子到洞口去探探外邊的動靜。王太拐子回來說，洞上彷彿已經來了敵人。又說，定是今早從洞裏出去的人走了風，現在彷彿有人在報木林朝這邊走呢……

這個消息又把大家剛鬆下來的心絛拉緊了。用不着商量，大家都認定只水源那邊的小洞是暫時唯一逃生的地方。

老師和當那婦女們過潭去……於是婦女們在男人們的照顧下，一個個都涉水過去了，女學生們連鞋襪都沒脫。數起來九個男人八個女人，共是十七人連行李包裹全部送過去，並安舒在小洞之後，王太嫂忽然想起來說：

「英國婆不坐在那黑角上嗎？」

「唉呀！倒真鬼！」

「怎麼搞呢！」

大家驚慌想了一陣之後，認為還將把她也弄進來才行。

陳之洞老師和王大拐子，剛走到水潭邊。正準備涉水過去請英國婆來，可猛然間洞裏只傳來雜踏的皮鞋聲，說話聲……同時沒幾秒鐘見生在洞角上的英國婆，像是很穩正地向他們招手，還想叫他們出來……想來她也是聽見人聲了。

兩人顯得趕快回到小洞來，喘息還沒定，嘈雜的人聲，皮鞋聲，拍頭碰在石頭上的聲音，已到洞裏來了……

躲在小洞裏的這十七個青年，全身不住地發抖，呼吸也急迫得很，心好像要跳出來了……尤其讓英國婆知道了他們的所在，是放使他們感到絕望的……

十七個人分不辨男女，緊緊擠在一個角上，先還有人是站着的，後來，大家都趴在濕漉的地面上，頭和頭碰在一起來了。

「啊哈，老婆婆！」從洞裏傳來傳來的聲音，「有的是……一個……一個老婆婆……」知像分子都可猜出那是日本鬼說中國話的調子。

其他的噁噁啾啾的說話又聽不清了。有幾句英國婆罵人的話飄在裏面：

「關我屁事，你們幾時交了人給我管的？」

「那誰呀，跑光啦！」還是英國婆嚷着，「都爭先已結束洋鬼去啦！」

「英國婆還沒捨得我們啊！」十七人都想，心頭起伏跳着，

他們知道，今天的性命是繫在英國婆的嘴上，「可是英國婆不是好東西呢！」大家都相信，

四個都感到絕望……可是還夾起耳朵聽莫四婆的咒罵……

「哪有姑婆！你幾時叫我管姑婆的？」姑婆門就是這樣得厲害了。

除了莫四婆的話，十七個人似乎都感到點點生的歡喜，然而還是不放心啊……

幾分鐘後，又聽到彷彿有人用什麼東西打莫四婆。莫四婆一邊打滾着哭，一邊還罵着：

「打你老祖宗啊！兒子漢的日本人！」

「不要臉！拍洋馬屁！」

「莫不把東洋象領到你老婆屋裏去！」

又是一聲聲的慘叫聲在懸崖裏，可以想到她是在挨很厲害的鞭打……

莫四婆的慘叫聲，啼哭聲，和另一些人的斥罵聲，談話聲，一種金屬相碰的什麼可怕的聲音，皮鞋聲，在洞裏震動了不知有多久……忽然一聲手槍聲，莫四婆的絕望的哀叫聲，差不多是同時發出……十七個人中有好幾個差點都應着外邊的聲音驚叫出來了……黑暗中，不知誰帶的在地上了……

不知是從什麼時候起，洞裏完全沒有聲音了……可這十七個人，依然沒有一個敢動彈一下……日子多難挨啊……他們在這邊洞裏聽了怕有一年，半年。也許有幾十年了……

有幾個姑娘，簡直不很清楚現在自己是活着還是死了……是人還是鬼……

已經是深夜了……洞裏洞外，全是靜悄悄地……洞裏面，還兒，那兒，一滴滴的滴水聲，漸漸可聽……

還是年齡大點的陳老師，經過這種冷靜的考慮之後，先開口說：

「走了洞，沒有人啦！」

「唉！」大家同聲轉過一口氣來，像死而復活了。有人去觸動並倒在地上的那一個，那個女孩子就哭出聲來了……

「莫出聲，摸摸外面的情形再說！」陳老師警告大家。

有兩人先到小洞口探得洞裏的確沒有人，才敢滴水過潭去，再又到洞口探聽了一陣，才回來報告說，外面是黑寂寂的一團，什麼都沒有，已經是深夜的景況了。

於是十七人計劃着趁黑趕上嶺山去。

在他們未出到洞裏來時，已經談到莫四婆……

……我想不到莫四婆今天救了他們十七條命。他們都猜測莫四婆是被打死了……犧牲了自己救了他們十七人……

在洞裏裏，他們找到了莫四婆的血肉模糊，已經僵硬了的屍體……

他們剛住了她，對她肅然起敬起來……

女人們說不出是傷心，還是感激，在哭泣着……

……

男子們也流下了平穩的眼淚。有幾個從前笑落過她的，這時是滿心的慚愧……

他們想把她埋了，可是這岩山附近，既沒有熱土，一時也找不到鐵頭……

全體臨出洞時，虔誠地向她三鞠躬，致敬，告別……

一生受盡了侮辱和輕蔑的莫四婆，此刻享受

着十七個青年人真誠地對她的尊敬……她是這十七個青年人永生不能忘懷的救主……

卅五年十月奉

桂林獨秀筆下

介紹婦女

生活互助社

婦女生活互助社這個團體，是今年三月方式成立的。他的起初並沒有具體的組織，只是十二個朋友經常有一個規定的時間相聚，大家坦白地說出自己的困難，彼此處可能相互幫助，慢慢地他們的的朋友更多了，大家都覺得應該更保持密切的關係，所以便決定組織這個團體，經過了幾個月的籌備今年三月才正式成立了。他們的工作分為義務、聯絡、進修、生產、康樂等五部份。他們的社員由一百四十人增加到二百人左右。他們以前的生產部是製服裝向外界推銷，利得貼補社中開支。由於社員的增多，現在生產部擴大了分縫紉、綢緞、刺繡、做手帕花籃等工作。凡社員需要工作，却可向生產部登記，這樣失業婦女在求找體工作以前多少也可以有點收入，家庭婦女可以一方面照料料理家務，一方面從事生產。職業婦女繁餘之暇也可以借此彌補一些支出不敷，他們希望需要生產工作的姊妹們，大家緊緊的握起手掌吧！

斯大林文藝獎金得獎作品

愛

中篇
連載
瓦希列夫斯卡作
戈寶權譯

在門窗裏，她極力看了伏隆夫。

「你還在這兒呢？」他驚訝地問道。

我稍微停了一會兒。

他們一同走到街上，剛在發亮的黎明和涼爽的最早寒風裏，在剛下過雨。高樓已經可以看見發亮的大空，但在這兒，在下面，在房屋之間，陰暗的曙光還沒有驅散開來。瑪利亞頓了一下。

「把手臂伸給我吧，這兒得很，地面上到處又是泥。」

她倚着他的手臂，突然間感到她是多麼疲乏。溼潤的地方閃着一朵青色的小火光，這是一個電車在開過來，扶搖丈夫幫助她換了棉襪的小屋。

「你常常疲倦嗎？」

「怎麼樣？」

「假如你在就寢之前，請我到你家裏喝一杯茶，我保證是不會相

絕的。」

她微笑起來。

「那麼，請生背屈屈光臨我那間不像樣的房子吧？茶已準備好，正在等着我，我們同喝一杯茶吧。」

「。」

「那好極啦。我可不願回家去。布哈哈（註一），多麼好的早晨呀！」

電車發出了轟隆隆和帆帆的聲音，在轉彎的時候搖晃着，塞滿了車廂的人們，也隨着它的移動在振動着，搖擺着。瑪利亞閉上了眼睛。現在他們乘電車回家了，這是她和她的格利亞。格利亞用一隻手臂攙住她的腰，不讓別人來攔倒。她只要稍微低下她的頭，就可以用面頰觸到他外套的粗毛料。

一個擁擠擠了一下的老太婆，同出口的地方快過去，嘴裏還在罵着人。有人用英語問答了她。就在

這時候，響出了格利亞的愉快的聲音，全車的人都笑起來，兩方面空氣兩天的爭執，就消逝在笑聲和歡語中了。

但是格利亞並不在。這是伏隆夫在保護她，不讓她遭到那些同出口轉過去的人的衝擊，格利亞並不在。在什麼地方——誰也不知道在什麼地方——現在正緊着他愉快的聲音！在這樣一個下雨的、寒冷的、陰暗的早晨，他在什麼地方呢？也許，他正滑着一條不熟識的道路在走？也許，他正在沿河深裏飛奔着？也許，他正睡在一間小泥舍裏？格利亞在那兒呢？

然而，正像不久之前坐在那個受了傷的紅軍的病床旁，同一個思想又重新充滿了她的心；即使他睡了，即使他沒有手，沒有腳……

「我們要下車了。」

想不出確是在什麼地方。哦，是的，是在電車上，這兒是車站。

他們又重新在泥濘的街道上走。在陰鬱的天空的背景上，明明地劃出了房屋的輪廓。已經用不着的黑暗的路燈，正像被麻枝葉的枯樹在矗立着。房子裏還有燈光，它們從紙糊成的窗口的縫口裏微弱地透出來。

這兒是她的住宅了。她喘着氣，沿着扶梯爬上去。用紙糊的包着電燈泡，射出一陣死氣沈沈的光。在這種燈光之下，伏隆夫的面孔突然顯得蒼老而又疲乏。

瑪利亞的母親懷着不高興的心情和客人握了手，也沒有回答他的請安的話，就躲進到廚房裏面去。

「媽媽，我要茶，愈燙愈好！」

「你還要燙的……簡直無法等待你。我把茶熬了一次，又熬一次，熬過了之後又再冷下去，但你是沒有回來……」

瑪利亞卸下車包似地嘆了一口氣，就坐在一張破舊的椅子上，背倚着牆。她伸直了肩膀。兩隻手臂也無力地下垂着。

「你疲倦嗎？」她輕聲地說道，漸漸地看着眼睛周圍和嘴脣旁邊的暗影。

「非常地疲倦」，瑪利亞承認了。她不想講話。休息一會兒吧，休息一會兒吧！伏降大夫到她家裏來，她覺得很高興，當他在旁邊的時候，她覺得好像更有信心和更爲安全。只有母親，還是像平常一樣，總要對客人表露出不高興。她是格利夏的權益的保護者……事實上，格利夏的權益現在是需要保護了……

「你爲什麼笑？」

「我笑？」她驚訝地反問道。『是的，我笑過。你曉得嗎，我想：瑪利亞家裏已經像我的家了。』

他接着打火機。一朵青色的小火光亮了一下，立刻就又熄掉了。『在小孩子手有大柴。』

他找不到。她吃力地站起來，把火柴盒推到他面前。這時候她的視線落在一張照片上。這是格利夏，格利夏活生生的，眼睛裏閃着愉快的光輝，有力地對着鏡頭。格利亞……

「你今大抽過手術嗎？」

「抽過，你曉得……」

她閉上了眼睛。就好像仔細地在聆聽他的話。其實她一句話都沒有聽。半睡的狀態籠罩了她，她是在假寐。她聽見從遠處傳來的伏降大

夫的聲音，但是她並不理解他講的是什麼。她已經到了很遠的地方，到了格利夏的身邊。她向他講着關於瓦夏的事情，關於他深深的失望，關於女孩子寫來的信，她又講起他，格利夏怎樣幫助了她。因爲這是她幫助了他的。他喚起她心中要講的那些話，卸下她身上的疲乏的負擔，將他的微笑映在她的眼睛上，也許，這比語言文字還更有說服的力量。格利亞……

「難道這不對嗎？」這句語傳到了她的耳邊，她親切地表示了同意：

「當然，當然……」

伏降大夫繼續講着他的故事。話語像小溪在絮語着。格利亞是另有一種聲音。她突然間像真實地聽見了那個聲音。那是一種明亮的，爲喜悅所激發着的聲音，甚至當他講着最日常和最平凡的事情時，這種喜悅也在他的每個音節中。在過道裏有拖鞋擦過地板。秦靜雅娜。佩特羅夫娜用托盤捧了一

把茶壺和兩個茶杯進來。

「她，你不和我們同喝一杯茶嗎？」

「我已經喝過了」，母親不高興地回答道，這樣一樣刷頭。不，她不喜歡這類的拜訪。這位醫生

到她們家裏來的大數目是太多了。瑪利亞雖然好像沒有注意這一點，但是……早晨八點鐘拜客人家，這是多奇怪的拜訪……假如和他們坐下來同喝一杯茶，那就等於認可了所不喜歡和難以爲不輕視的事情。她想着那最後跟壞了的拖鞋踩着地板，跑到另一間房裏而去，還示威似地隨手關上了房門。

「沒有錯」，瑪利亞說道，這就好像她預先知道沒有錯而又必須這樣說一次。凡是她們用食物券所領到的一切，秦靜雅娜，佩特羅夫娜都仔細地藏起來，準備帶到那個誰也不曉得的項目子用。

「瑪利亞，你的頭髮多麼光亮好看」，伏降大夫突然說道。

她笑起來了。

「醫生才注意到這一點嗎？觀察得多仔細！當我小時候，男孩子們都嘲笑我，說我是匹灰毛馬。我當時非常傷心，以爲我的頭髮會永遠都是灰白色的。但是後來它們稍微發了黃……」

不，他早已知道她有着怎樣勝人的光亮的頭髮了。但是現在，當她彎着身子倒茶的時候，拾子上的燈光照着她的前額的髮髮，將它們幻變成爲一個透明的差不多像是銀色的薄霧似的月暈。他對着這圈光

輝，看着她下頰滿的黑眼毛，看着那瘦長的直線，心裏突然感到一種疼痛的難受。在她的一個動作中，後都有着某種愉快的東西；在她每走一步路時，臉都有着某種從深邃的源泉中穿透出來的永遠生動的力量。甚至當她異常疲乏的時候，當她在醫院的過道裏碰到她剛剛結束了二十四個鐘頭的值班工作，和在她的眼睛下面現出了蒼灰色的暗影時，在這個面孔上，依然還是充滿着青春的喜悅。

她帶着這種不可克服的青春力量，走近了醫院的病房，靠了它戰勝了黑暗，戰勝了那使人驚駭的景像，那行將消逝的生命之失望，那行將來臨的死亡之陰影；並且靠了它，還使她比那些年長的，熟練而又有經驗的護士們更爲鎮定，更爲安詳。什麼東西給予了她這種力量？什麼東西喚起她的微笑？這個微笑只稍微改變了她嘴唇的外形，但卻又用了某種內心的光亮照明了她的面孔。

他不願意回答這個問題。他已非初次地注意到她投在相片上的意味深長的視線。她的微笑，差不多像是另一個男子的微笑，是格利夏的微笑的反映。她差不多已經一年沒有見過丈夫，就在這兒，一分

線都沒有離開過她。她靠着他的微笑生活着。她從這個微笑吸取她需要的力量。

伏塔方夫用小調坐在椅子裏慢慢地彈着。她笑起來了。

「用不着慌，杆子裏沒有他。」她用加到一個頑強的煩躁的人解釋一件非常明白的事實的語氣說道。

「不，我聽得明白，他很恨地說道：『我想趕快把老舍弄死；老舍很瘦，他瘦得着，但卻又瘦得美。』」

瑪珂爾用兩隻手抓住酒杯，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啊，休息一會兒，喝一喝茶，感覺到小火爐裏的熱力散佈在全房間裏，這真是多麼愉快。假如再用不着什麼的煩。她就不斷地講話，甚至連動一動嘴都覺得困難，但從另一方面講，只用微笑和點頭來表示關切，也是不很客氣的。

她開了無線電。是的，這是一個最好的方法。無線電。假如不喜歡的話，也可以不聽，但是最好不要再講話。

歌聲在空中飄浮着。曾經有過一個時候，這已是好多年好多年以前的事了，這是在草原上出了這個聲音，風把它吹過了無邊的草原。

，大河在把自己的河水漲得一望無涯的遠方，流向廣大而喧騰的海洋時，又在哼着它。這個旋律體現在歌聲中體現在人的聲音中，體現在一支聲樂而又悲傷的詠嘆的曲子中。

用不着聽它的詞，這隻飄浮着的歌聲，唱出了關於格利夏的事情，關於他的愉快的微笑，關於青春的幸福的日子，關於歡樂，關於青春的幸福，和在夜裏中間掛着的

了玫瑰色的黃河的沿盆子密蓋。講起那許多從嘴裏傳到嘴邊，從心傳到心的話語。這又講起那被陽光照滿了的一同散步的道路。

歌聲靜息了，瑪珂爾的心突然苦痛地跳動起來。她週身也隨着緊縮了一下。不，不，格利夏在着，他就近在旁，在空中裏還響着他的笑聲，響着他的話語。他指頭上有着他瘦的那隻嘴嚙了的手，還在緊緊地抓住她的手。突然間，一隻提琴的聲音接着格利夏的聲音響起來，像一隻夜鶯在歌唱，像一支由聲音組成的銀色的瀑布在飛躍。

「格利夏，格利夏！」——她的心裏這樣輕輕地叫着。她的心因為一種接捺不住的，說不出的喜悅，一種無邊的幸福而跳躍。格利夏是在着。也許，他正在遙遠的道路上歸着；也許，他正輪在戰場裏；也許，他正在進攻；但是地，格利夏，她的格利夏是存在着……

「已經很晚了，我乖啦，」伏塔方夫用一種異常的聲音說道。她睜開了眼睛，就好像剛從遙遠的旅途回來，從一個不知名的國度裏回來；在這個國度裏，她和格利夏手挽着手地走着。

「晚了嗎？」她困惑地反問道。

他站起來，他的眉頭緊鎖着，嘴裏苦痛地彎曲着。她並不想留住他。她想和格利夏單獨地在一起。伏塔方夫急忙地穿上外套。分別的時候，只匆匆地碰了一下她的手，就走進了陰沉的清晨，犀利的寒風，和刺人的雨點，他把面孔伸向它們，用最粗鄙的話在心裏罵着自己，把緊握着的筆頭插在衣袋裏。

一輛擠滿了乘客的電車上開過去。他心裏想道：這樣也好，就騰着大步在潮濕的街道上走着，對自己的憤恨，像一熱浪浪似地在心裏燃燒着。接着就憤恨地想。憤恨地光亮的和差不多像是透明的頭髮，憤恨地尖長細巧的手指，憤恨地從內心射出來的微笑，憤恨地覺

從內心射出來的微笑，憤恨地覺

一醫藥問答

編輯先生：我是貴刊的一個忠實讀者，每月到貴刊出報日期，我就特地跑到書店去購買，買回來總是一口氣把它讀完。我從這個刊物上得到不少知識，也得到不少鼓勵，在這兒我深深表示我對你們的敬意。我已結了婚，我滿懷幻想的度了一段婚姻生活。可是不幸結婚才三個月我就懷了孕，現在已七個月了，我怕對病情不敢向人講，在七月的懷孕生活中，我只偷偷的從婦女雜誌上找指示，上雜誌上陳玉俊先生的家庭婦女生活常識講話就增加了我不少知識。但是孩子生下來對孩子之處理，我現在一無所知，我要求先生能告訴我們一些有關嬰兒之哺乳、睡眠、清潔衛生等育嬰常識。我相信這是許多將作青年媽媽的人的共同需要。謝謝你！

你們健康！ 你們的讀者紫英女士

十、十五。

紫英女士：來信收到了，茲將你所提出的，分別分送於後供參考。

(一) 嬰兒皮膚之清潔：皮膚清潔，對於嬰兒之發育生長影響甚大，故不論春夏秋冬最好能每日洗一次，而衣服尿布，宜選擇地柔軟，色澤淺鮮者，勤加更換，使污物不致傷害皮膚，以防各種皮膚病。尤以腋窩臀部，生殖器部因

的聲音，甚至也怕那間桌上放着的丈夫的照片，牆上掛着丈夫的照片的舒適而幽靜的房間。接着就憤恨這個丈夫。憤恨這個已經整年不在家而時刻又都在着的格利夏！他出現在病房裏，和她一同乘電車，像一個看不見的人坐在燈光下的桌旁，一分鐘都沒有離開過她。他還沒有達到不能理解這一切，她對待他，像一個小孩對待一隻毛絨的小熊，或是一頭溫和的大熊。在她看起來，他是無所謂的，也從未存在過。他知道，他切身地感覺到，感覺到另一個人的不斷的存在。這另一個人從沒有離開過她一分鐘。

「我是個無賴！」他這樣高聲地叫道，甚至還打了一個寒顫。但是大街上一個人都沒有，誰也不會聽見他的聲音。他把頭深深埋拉下來蓋住眼睛，用他低垂着的圓圈開冰涼的兩鬢，飛快地向前跑。同時，瑪利亞慢慢地站起來，準備收拾桌子上的茶具。拖鞋的聲音響着，門發出了輕微的聲音。

「終於走了嗎？」
「走啦，時間已經很晚啦。」
「我以為……他還要坐下去，坐下去。」
「難道這防礙你嗎？」

「這怎麼講，他沒有自己的家嗎，怎麼樣？」
「媽媽，你不是曉得嗎，他在這兒什麼人都沒有。」
「橫豎都是一樣，他用不着到這兒來找事情做。」
瑪利亞笑起來了。

「他也沒有找什麼事情做。」
「我知道，我一生中什麼都見過，老太婆咕嚕着。」放在那兒，我自己會收拾，你去睡吧。難道你在醫院裏苦得不够，還要請客人到家裏來……」

「哦，媽媽你講的是怎樣的客人。人家來了，坐了一會兒，就又走了。難道你一杯茶都捨不得喝嗎？」
「這是什麼傻話。一杯茶……」

瑪利亞為自己在長條凳上鋪好床鋪。多麼想睡覺呀，想睡呀，想睡呀。最好連着衣服就滾到床上去，用不着再脫掉襪子，解開衣扣，最好現在馬上就睡……

「這像什麼，坐了這樣久，連眼睛都已經睜不開了。」
泰靜雅娜·彼特羅夫娜走到牆邊，拔掉了無線電的插頭。提琴的旋律拉列一半就突然中斷了。歌聲靜息了。

「睡吧，睡吧，已經是大天亮了。」

她已經沒有力氣再回答了；一陣溫暖的，柔和的波浪把她吞沒，一切都沈溺進蔚藍的深處，為金色的泡沫，燦亮的旋律所搖動着，還閃耀着一種不知名的光亮。這是夢，雖然在夢裏並沒有格利夏，但是瑪利亞知道，這還是關於格利夏的夢，黃金的波浪——那只是他的微笑，旋律——那只是他的聲音。

在遙遠的遙遠的地方，鐘樓上響着鐘聲，報清時刻。穿過過緊閉着的窗子，傳來了一陣陳清晰的意味深遠的聲音，它們在瑪利亞的夢裏，幻變成各種色彩和閃光，幻變成各種無法理解的和非言語所能形容的愉快的話語。這樣她就下降到夢的底層；那兒的夢是柔和的，覆蓋着無數的黃毛，又像是漆黑的；在那兒已經沒有色彩，沒有聲音，沒有話語；它給予你一種力量，給你以深深的休憩，和寂然無聲的安靜。

她沈浸在這靜寂和安靜之中，她讓自己知道，她是在睡着，雖然在這個夢裏面沒有各種色彩，沒有各種聲音，沒有各種形體，但有着一個個認不清的形象，這也是一個關於格利夏的夢。

(本節完，全文未完)
(註一) 哨裏發出的響聲。

常易濕潤，故每次大小便後，均宜用溫水清洗，然後撒以滑石粉，使之乾燥，以防濕疹之發生。

(二) 臍帶之處理：臍帶應於每次浴後，用百分之七十之酒精洗滌之，然後撒以消毒藥粉，更換清潔之繃帶或紗布，如此可以預防臍帶化膿或壞疽，臍帶通常於產後廿四小時之間，保持其固有之黃白色，然後逐漸乾燥，至五六日即可脫落，臍帶脫落後成為濕潤的肉芽，而於十二或十五天內結痂癒合，漸向內陷而成臍窩矣。如果臍窩不當，以致受細菌感染時，小兒局部發炎化膿，大者可便胎兒抽搐致死，故臍帶之無菌處理，實為育嬰要點之一，不可不加注意。

(三) 哺乳：母乳乃嬰兒最優良之食品，故授乳乃母性之天職，惜乎近有許多婦女，因種種原因不能自哺，不但使無辜嬰兒蒙受最大損失，且於母親本體亦減弱其恢復健康之本能，蓋授乳足以促進子宮之收縮，調整人體內分泌血素，更使婦女因之增加健美，裨益實多，至於授乳方式則於授乳前，應先以肥皂洗淨手指及指甲，繼以浸於硼砂水之棉花洗淨乳頭，然後授乳，授乳時間可依嬰兒身體之強弱定之，普通每隔三或四小時一次，而在晚間十點至早晨六點止授乳一次已足，總計於廿四小時內共授乳六次，而切忌每達嬰兒啼哭時即授乳，

(下接三十二頁)



怎樣處理我的婚姻問題

編輯先生：

自從中國爲軍閥所控制，我們只得回家一趟，那知回到家裏，困難就來了。

我的舅父，他老人家是一個舊思想的人，對我們很好，他替我們解決了很多困難。當我母親去世的時候，家裏面成了人財兩空，他除了幫助我的母親死時的費用外，並且還給了我讀中學的學費，可以說我舅父是一個好人。不過鄉下的人尤其有百畝家產的人差不多都喜歡在家裏當守財奴，這是我不能不痛的人，舅母的對人却不同了，因是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她的全副精神差不多都是集中在她的兒子和媳婦身上。我這次回家，舅母曾經向我談及我的婚姻問題，她老人家的意思是想把我和她的次子結合，並且她也知道我這個人的人品，還并不壞，她的家裏沒有一個讀書人，雖然有資產，恐怕不能夠保守。所以她們很誠意的說及這件事，要我立刻答應他們的請求，我當時以言語推脫，待我有考慮的機會（因爲住在他們家裏我不便當面拒絕，恐遭不幸）我的表弟（即她次子）比我小兩歲，他僅僅讀了四學期初中他受不慣學校的苦，就沒有同學的意思了，他很孩子氣他們沒有嘗過人生的苦味，過去的日子都是過着富裕的生活，所以他也不希望我能幹這種過勞的事。

我們家裏的人大家都希望我立刻答應（因爲他們是無多大見識的人）；但是我的一位叔伯兄不具備表示態度。

但是我自己的態度却顯露了，假若依我們所得過他們的恩惠來說，就應該答應，我自己的前途却黑暗了，因爲僅僅只是爲少數人而服務罷了。

我們的環境不好，經濟幾乎不能夠維持我們三姊妹的學費，我準備答應了他的要求，還可以拿一些錢來讀書。

我自己的興趣在文學方面，我準備以後如果不能考入大學就自己買一些書來看，把自己在文學方面充實起來。

同時我準備我犧牲了算了，以便叫妹妹和弟弟繼續讀書如果真像那樣結果，那我當然也得服務於家庭了啊！

編輯先生，我沒有親人可以指示我走的路，爲了這許多原因，時常都在悲思感嘆之中，只有在這裏來請教了，希望你能够給我一個具體的辦法解一解我的困難，現在我簡直不知如何是好啊！

× × ×

有許多時間我都把我自己沉入一種幻想裏，尤其是每天晚上，我的夢想更多啦！所以到第二天我的對事情的看法又不同了，但是我不願意把自己的許多想來當作裝飾品，所以在表面上並沒有什麼表示，我知道這是一種病態，但是周圍的環境太惡劣了，先生，希望你給我指示和援助。明珍小姐：

接到你的信已經多天了。我們對於你這樣失掉了雙親的愛扶，爲自己和爲姊妹的前途而單獨

奮鬥的人是非常同情而欽佩的；並且希望你在那苦惱無依的環境裏奮鬥出來成個社會上有用的人物。看到了你的信，知道你所提出的問題，我們非常了解你環境的爲難。這是一個封鎖的社會裏必然要發生的問題，憑着個人的力量來推翻這整個社會的傳統力量是當然是不可能的。並且既然增加了你自己種種的困難，因之你願意犧牲你自己，以完成你姊妹的學業，這樣偉大的愛心的態度是值得佩服的，但未免太消極了些，現就你提出的問題提供幾點意見在這裏，以供參考。

第一，是關於你的婚姻問題。本來，一個較合理的婚姻的條件是多方面的，它包括着性情、能力、年齡、學識、思想……等種種條件，但更重要的是雙方要有認識與感情，換句話說：相互間要有正確的認識與愛，這樣才能走上比較幸福的婚姻的進路。目下，你與你表弟間相處的情形如何，你表弟對這婚事的态度如何，你來信既未提及，我們也無從知道，但分析你目下所處的環境當然不允許你有上述條件的選擇權，而你的感情問題，家務問題以及你和姊妹們的讀書問題又逼使你不能斷然反對這婚姻，因之我們建議你對你目前舅父母所提出的要求，暫不斷然拒絕，並提出若干要求作爲你談判婚事的條件。例如你要求你的表弟繼續求學至大學畢業，同時也可以要求你的舅父也培植你至大學畢業，讓大家都具備求學的能力時再談婚事，目前這樣混亂的環境裏，任何財產都是靠不住的，要緊的是自己要有學問和本領，這點你應該訂正地說服你的舅父母和表弟，使他繼續求學，不要當守財奴。這不僅是爲解除你目前的困難，即對你的表弟本身，對你的舅父母以及國家社會都一致有利的。這條件我想

或許能獲得你舅父的同意暫時解決你目前的困難，至於將來的問題，真正的婚姻問題的解決，祇有待諸將來再作決定。人在他所處的環境裏是不斷在變化的：目前你的表弟對你是否有愛，我並不知其詳，但在這數年求學的過程中，由於他生活環境的變遷和他自身的種種變化，他是否仍保持原有的態度，還是另有發展……這些都是不可預卜的，同時你自己也在變化中。你的環境也在變化中，數年後的事情是無法推斷的，而現那時你讀的大學畢業了，你的學識與能力一定比較增進，當然也更有辦法來處理你的婚事了。

第二，是你的求學問題，你因為自己數理方面弄不好，對升入大學未免有些畏縮，我希望你不要有這樣的心理。你對數理方面諸不諳，一方面固然然是因為你的愛好在文藝不在數理，但更主要的還是你的家務以及一些瑣碎的事情纏擾着你的腦筋使你不勝一心一意去研究的緣故。明珍，希望你能可能丟開些，專心一致的努力，克服困難，繼續求學。你主張高中畢業後，不再進學校，自己買些書，專攻文藝，這主張固然是對的，求學當然不一定在學校，世界文豪高爾基不是個最好的例子嗎？但研究文藝必須要有充足的生活，有豐富的生活經驗，你的家庭環境在你個人講，也許覺得很複雜艱苦，但以整個社會來比較還是最單純太安定了。在這樣單純而又平靜的環境裏閉門讀書是不會有好的成果的，而況你又有那期望着你與她兒子成婚的舅父母，假如你輟學在家他們一定會要你提早結婚，婚後的家事、育兒……一切不可想像的繁瑣，必將使你任何向上求知的心同趨於幻滅。所以我堅決主張你繼續求學。我們的意見如此，不知你以為如何？此祝

努力！

劍著復十月廿七日

曉揭驗測事時女婦海上

九月廿七日上海人民團體
發起慰勞美軍退出中國調的婦女各
界座談會中，決定了舉行一次婦女
界的時事測驗，共擬定了八個問題
，印了一張單張，送過了市民團體
協會的關係送到被測驗者的手裏
，僅僅一個多月的時間，就收到了
二千四百餘封信。

茲將二四(一)人的年齡，職業及教育程度分別統計如左：

一
年
齡
統
計

一〇	一五歲	五四七人
一六	二〇歲	七八二人
二二	二五歲	三七九人
二六	三〇歲	二五四人
三一	四〇歲	一一四八人
四一	八一歲	五八八人
共計		二四〇二人

職業統計

公務	二九人
教育	九三人
學務	一三二三人
家族	一〇五人
工業	六四二人
交通	一一一人
商通	二六八人

三、教育程度

與	一八人
社會公約	一五八人
文化	二八八人
左輔	一四八人
其他	五八人
無業及失業	三二八人
未婚	五八八人
共計	二四〇一人

問題一：
勝利已經一年餘，人民的

將各個問題的答案分別統計在下面：

小學	五六一人
初中	七三九人
高中	六〇四人
專科	二八人
大學	九八人
私塾或補習學校	二一七人
未受教育	二六八人
未選	一三一人
共計	二四〇八人

的原因是什麼？

答案一：物價高漲 二六八
二：內戰 二二八八八（佔九〇%）
三：工商業不振 一三二八
問題二：爲什麼內戰會打得這樣劇烈？
答案一：國共的仇恨 一七二八

一、軍人好戰 一六五八人
二、美國從勞動與運動 一七八六八人
三、自衛意見 一七四四〇人

問題三：你認為什麼是停止內戰解

法國內局勢最好的途徑？

答案一、請美國調停 二七八人
二、政府自行改組並召開國大 五六四八人
三、根據政協決議及軍事方案處理國內問題 一六七五八人（佔七三%）
四、自衛意見 二七八人

問題四：你對於美國現行的對華政策有什麼意見？

答案一、希望美國協助中國發展經濟，不再干涉我國內政 七八八八人
二、歡迎美國幫助我國政府解決內部問題 四七八人
三、主張美國一切力能自中國撤退 一九四五八人（佔六三%）

問題五：你覺得駐軍目前究竟在做什麼？

答案一、幫助中國鞏固日俘 一一四八人
二、幫助中國保護交通 一〇六八人
三、幫助中國進行內戰 一八〇六八人（佔八二%）
四、自衛意見 九五八人

問題六：你對於美軍凌辱中國人民的暴行有什麼意見？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八三〇四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廣川郵政管理局執照第八四〇號

答案一、寬大原諒 一四八人
二、堅決抗議 一九二二一人（佔八七%）
三、暫時容忍 一七六八人

問題七：你對於美軍退出中國問題的意見怎樣？

答案一、要求美軍立即退出中國 二一三五八人（佔九三%）
二、歡迎美軍長駐中國 四八人
三、待中國和平後撤退 一五五八人

問題八：有人提議以抵制美貨作為中國人民和平愛國的行動，你的意見如何？

答案一、不贊成實際上不能作有效的抵制 二〇三三一人（佔一〇%）
二、主張抵制美貨中的奢侈品 六七三三人（佔三三%）
三、贊成，因可提高國人愛國心理 一一三四八人（佔五四%）
四、自衛意見 七九八人

參加測驗人對所擬定的八個問題，自己提出意見最多的是第二題，其次就是第八題，她們對第八題的意見擇要列舉如左：
一、作有選擇的抵制，如生產原料，機器及一切可以發展我國工業的東西，還有藥品圖書儀器等等主張抵制一七八人
二、贊成抵制奢侈品，幫助內戰的物品也不要 三一人
三、主張絕對禁止美貨進口 二一人
四、現在主張是停止內戰，振興工業，取

購買國貨恢復資本，實行經濟自主，如果這些問題不解決抵制美貨也是徒然。一九八人

五、贊成，因可防止我國經濟的崩潰 四八人

六、要抵制美貨必須組織自主 二一人

七、應提安全理事會，要求美國自限軍火的輸出，不作經濟侵略 一一人

八、不贊成，可以用抗議美軍在蘇聯自來殺傷人民的愛國心 二一人

九、盡量不用美貨 二一人

這種時事測驗，恐怕在中國還是第一次，一千四百人的數目雖不算多，但居然有這多的婦女，用嚴肅而公正的態度來對時局發表意見，這不能不說是值得重視的。

（上文接二十九頁）

須知啼哭為嬰兒之運動，決不致因此而生病。

（四）嬰兒之睡眠。嬰兒宜獨睡一床，居室宜寬大，每日多換新鮮空氣，如此可避免傳染病，又可於夜間每次哺乳之際，嬰兒每日至少須十八小時至二十二小時之睡眠，故除授乳之時間外，應使之安眠，不可懷抱，以免養成不良習慣而睡臥及休息。

（五）嬰兒之飲水。嬰兒之水份補充，宜於每日在哺乳之時間補之，尤其夏月及病時，更須多飲開水。

（六）嬰兒之大便。嬰兒之大便通常每日一至四次，色淡黃，若過大便是綠色，次數增加，對薄，或帶粘液時，即表示腸胃消化不良，應速就醫，并減少食量。

（七）勿獨留嬰兒老人輩擁擠之場院，如電影院，戲院等。最好生後一月以內即種牛痘，勿俟稍大。

（八）嬰兒須絕對與患病之成人或兒童嚴格隔離，以免傳染各種疾病。 周養月醫師等

售價每冊六百元